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活路



第一部 召唤

故事开始在一个课室之中。

在迅速发展的都市之中，新成立了一间大学，规模极大，设备齐全，课室之中，还带着新建筑物那种特有的气味。这课室属于医学院，医学院本身有附设的全科医院，能够进入这所簇新的大学求学的表年，应该都可以说是幸运之至，美好产前途正等逢他们可这时，在课室中的三十来人，好像都心神不定，绝不是专心一致地在听教授授课。

教授是一个中年人，提起他的名头来，在医学界中，赫赫有名，而且有丰富的授课经验，在他门下，已经出了不少名医。

当然，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，一柄手术刀，据说在他的手中，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功力之高，绝对可以排名在世界十位之内。

在这样的一位高人授课时，居然还会出现学生精神不集中的情形，这很令教授感到意外。

教授的大名是古意----他的外形，也和这个名字相当合衬，他喜穿长衫，手持摺扇看起来，像是一个道学夫子，不像走在时间尖端的医学博士。

这时，他暂停了讲授，打开摺扇，摇了几下，本来有一阵嗡嗡私语音的课室，也跟着静了下来。

古教授沉声道：“我假设课室之中，至少有一位同学对学习感到兴趣，那么，请其余没有兴趣学习的同学离开课室，别妨碍他的学习。”上课的时候被要求离开课室，从小学到大学，都是一种相当严重的事情，所以，一时之间，课室之中，显得更是沉静。

古意教授又道：“我想知道，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致各位同学——”他想知道课室中刚才人人精神不集中的原因，但是他的问题只问只问到一半，他就没有再说下去。

因为，虽然没有人出声，可是事实上，他的问题，已经有了答案。

在这时候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教室的一欠。教授已立即发现，人们的视线集中在一个女同学身上。

那女同学容前面清秀，可是脸色却苍白之至，而且，目光之中，流露出一种异样的疑惑。她用一种极度茫然的神色望着前方，可是从她的神情看起来，她的目光焦点似乎是在极遥远的所在。

教授对这个女同学并没有什么特殊印象，由此可知她绝非佻皮捣蛋的那一类学生。相反地，平是一定很是文静，不显得突出。

古意教授翻了一直座位名次，才找出了这个女同学的名字，他叫了一声：“易琳同学。”易琳，自然是那女同学的名字，只见她不安地动了一下，回应了一声，视线总算看来自远外拉近了，但是疑惑的神情不变！教授关心地问：“易琳同学。你不舒服？”一时之间，易琳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，也像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发了一会怔，才摇头道：“不，我.....没有不舒服。”古意“哦”地一声：“你看来脸色不好。你做了些什么，抢走了同学对我授课的注意力”易琳的声意很细：“我.....我没有做什么.....我只是.....向.....邻座的同学，说了.....一句话。”易琳说着的时候，怯怯的伸手，向她左边的一个同学指了一指。

那也是一个女同学，但是和易琳的瘦削不同，很是粗壮，看来是一个运动健将。这时正一脸跃跃欲试的神情，全身都充满了劲力。

教授问：“说了一句什么？”易琳见问，低下头去，一言不发，教授问到了第三次，她左边的那发学生已经忍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可否由我代答？”古教授又看了看名次表，点头：“柏芳同学，你可以代答。”易琳在这时候突然尖声道：“你……把你当朋友，你……出卖我！”当她这样说的时候，脸色更是苍白，可是神情却激动之至。柏芳婉一昂首：“你的事应让教授知道，他或许可以帮你解决。”易琳的声音更尖：“不！不用！你已经把我的话传遍了课室，难道非要令全世界都知道？”那时，古意教授心中想到的是，易琳的话，涉及的的一定是青年男女之间的感情纠缠这种事，青年男女当成是大事，成年人看来，却不值一笑，所以，他也不想听。

那时，柏芳在反驳：“是教授问起的！”古意忙道：“算了，当我没问过，易琳同学不想她的话被传扬，听到的人就应当尊重她的意愿。”柏芳婉作了一个不屑的神情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一场小小的课室风波，本来可以结束了可是一个坐在前排的同学，却把一张纸条递上了讲桌。古意取起纸条一看，只见上面的字迹娟秀潦草，写着一句话：“我又听到了召唤，刚才，怎么办？”上无称呼，下无署名。不过古教授授课经验丰富，他抬头一看，看到大多数同学又向易琳望去，易琳则低着头，在她身边的柏婉则面有得色，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那是：易琳递了一张字格给柏芳婉，柏芳婉却把易琳的字条传了开去，转眼之间，传遍了整个课室，引起了大部分人的嘲笑。

然而，古意教授不明白的是，字条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他也不明白那有什么好笑他这时看到易琳低首不语的情形，很有点扶助弱的意思，所以他扬着字条，道：“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事告诉另一个时，并没有预算对方把事告诉所有人，所以，传播他人的事，应该先征得他人的同意。”易琳仍然垂首而坐，一动不动。柏芳婉却不服，霍然起身，大声道：“教授，若是这件事十分可笑而且不可理喻，我认为不妨昭告天下，以绝其妄！”柏芳婉说得理直气壮，古意一时之间，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不知该如何反应才好这时，易琳也站了起来，只见她的神情既是紧张，又是认真，她说道：“我确实是听到的！”芳婉的声音更大：“听到了你所说的‘召唤’？就在刚才？”易琳咬着下唇，点了点头。

柏芳婉逼问：“有多大声？”易琳吸了一口气：“轰然巨响……很大声……极大声……”柏芳婉一挥手：“你每次都那么说，很大声！很大声！可是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听到别人都听不到？难道人们都聋了？古教授，就在刚才，你可曾听到了什么很大声的召唤？”古教授呆了一呆，据实道：“没有。”柏芳婉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认为，易同学患有很严重的……一种病症，她时时以为自己听到一些很大的声响——”古意教授是医学博士，自然而然地插了一句：“这种情形，称之为臆想——”易琳刹那间涨红了脸，反驳：“不是臆想，我是真的听到的。”柏芳婉道：“你就算是真的听到了，也是你自己的事，可是你却妨碍别人，不但上课时，你会忽然告诉别人你听到了召唤，甚至在宿舍，午夜，你也会推醒别人，告诉同样的事，我不幸在课室和宿舍都在你的身边。所以是最直接的受害人——同学之间，已经把她的臆想传为笑柄，我却还不断要受骚扰——”她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才顿了一顿，再提高了声音：“教授，这对我来说，公平吗？我只是一个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，

绝无责任去医治一个妄想症患者！”柏芳婉的一番话，居然引来了一阵掌声，她也顾盼自豪地向四方拱手为礼。

易琳仍然站着，全身在微微发抖，面如死灰。

古意自然知道，妄想症是精神病的一种，这种病的患者，很是脆弱，受不起打击，几乎没有承受打击的力量，外来的打击，会使病情迅速恶化。

所以，他忙道：“同学之间，应该互相帮助，易同学既然有一些奇怪的想法----”他在帮易琳说话，可是殊琳不领情，一抬头：“我不是有奇怪的想法，我是的确听到了巨大声响向我发出召唤。”古意吸了一口气，他知道这个问题不适宜继续讨论下去，妄想症患者的特征是极之偏执，把自己的妄想当成事实。

看来，易琳需要精神病专家的协助。

所以他道：“好了，现在不讲座这个问题，我会在课后处理。”柏婉芳道：“我只希望不再被骚扰。”易琳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朋友，再也不会同样的事发生了！”两个女同学一起坐了下来。

第二部 两条路

课室中又静了一会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

下课铃响，同学涌出课室，古意叫住了易琳。

易琳的神色依然苍白，可是却有一股倔强的神情。

古意放软声音：“易同学，本院的冷教授，是精神专家——”古意这时向易琳提及的“冷教授”，姓冷名若冰，熟悉卫斯理故事的人，一定知道她是何等样人，不熟悉的，也可以从现在起闪识她，一言以蔽之，她上是一个级出色的精神科医生。

由天人类的精神科病症，在在都和人的脑部活动有关，所以也最是神秘莫测。人类对自己的中枢部分，脑部，所知级少，和人类对身体其他部分的所知，简直不成比例。

冷若冰作为一个出色的精神病科医生，她有一个长处，是拥有丰富的想像力，几乎可以接受一切匪夷所思的假设：也相信人脑的功能，就如冰山一样，被发现的，只是露出海面的那一角而已。

却说当，易琳一听，立刻就反就强烈：“我没有神经病，不需要医生！”古意吸了一口气：“可是，易同学，显然有一些问题在困扰着你，就算不需要看病，你也必然需要帮助，我认为冷教授能给你帮助。”易琳一扬头：“不，恰恰相反，她是精神科医生，她一定在主观上认为我精神有问题那样，就一点也不能帮助我。”古教授古分有耐心“我假设困扰你的问题很是特别，那就更需要找冷教授谈一谈，她不一定会以为你的精神有问题，相反，她可以接受很奇怪的事实----这一点从她和一个名叫卫斯理的古怪人经常来往，就可以得知。”这是我的名字，第一次在这个故事之中。

冷若冰医生和我相识已久，在好几桩奇事的探索中，我们曾一起努力过。平时，也不时联络。我交不认识古意教授，也不知道他自哪里知道冷若

冰和我这个古怪人士在来往。

不过，易琳显然听闻过我这个古怪人士的名头，她“哦”了一声：“通过冷教授，我可以见到卫斯理？”古意一摊手：“我不肯定，只可以肯定的是，你必须先和冷教授谈一谈。”易琳抿着嘴，点了点头。于是，就有了易琳和冷若冰的见面。

自然，各位也可以知道，这件事会和我扯上关系，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易琳和冷若冰的见面，是在冷若冰把她带到我这里来的一天之前。

先说说冷若冰和易琳见面的情形。在支使易琳去见冷若冰之前，古意先和冷冰通了一个电话，把易琳的情形向她叙述了一遍，他才说了一个开头，头若冰就道：“这是妄想症古意苦笑：”我认为是，可是这女孩子的性格很是偏执，如果你直接指出她有病，她不会接受。”冷若冰道：“这也是妄想症患者的典型症状。”古意道：“为了帮且她，请你同意用比较婉转的方法对待她。”冷若冰道：“没有问题，我会处理----你没有问她，听到什么召唤？”古意道：“由于一上来我就指出她有病，所以她对我有了抗拒，我们之间的谈话，也就无法深入，所以我不知道。”冷若冰取笑道：“看来你对学生的了解不深----易琳的事，在同学之中，一定传了不止一天了，你却一无所知。”古意大是惭愧，“你指责的是！我再去多了解一些情形，再来告诉你，”冷若冰道：“不必了，你叫她来就是。”于是，古意代易琳约好了时间，易琳就去见了冷若冰了，易琳见冷若冰的地点是冷若冰的住所，医学院教授的宿舍之中，那是一群极雅致的小洋房中的一幢。

两人会见的情形，有一点是不在预算之中的，就是在约定时间之前的五分钟，忽然有一个不速之客造访冷若冰。这个不速之客正是我们熟悉的温宝裕。

温宝裕来找冷医生，目的是为了问她，是否有陈岛教授的消息，因为他有事要跟那位专研究蛾类生态的昆虫学家联络——至于是为了什么，那和这个故事沾不到边。所以不必提了，正由于当时有温宝裕这个人在，所以后不事情才有了那样的发展，所以，有温宝裕在场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，需要提起。

门铃响，冷若冰开门去，把易琳迎进门来。易琳进来，一眼看到温宝裕，就不禁一呆因为她是在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形之下来见冷若冰的，所以并不曾期望有第三者在场。

但是易对于温宝裕却又不是完全抗拒，因为温宝裕英俊挺拔极讨人喜欢。就在一怔之间，他已大方地自我介绍：“我叫温宝裕，是冷医生的老朋友了，你可以当我透明，或者当我朋友，把你的困难提出来，大害参详一下。”这番话说得很诚恳，易琳自然而点了点头，温宝裕俨然主人一样，自说自话斟了三杯酒，还替自的行为找理由：“喝点酒，松弛一些，好说话----精神紧张，乃生命之大敌”易琳一口喝干了酒，呛住了一阵，才道：“古教授说我有病但事实是，我的而且确听到了那轰然的巨响，别人听不到，我听到！”要温宝裕不说话，真当他是透明，他也是一个会出声的透明人他一听之下，就很正经地道：“这种情形，你不是个别的例子，别人也有，当年，朝阳神教教主任我行，修炼神功，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，耳中如电鸣，如擂鼓，如千万马在奔腾，外人却一点不知，情形和你可以说是同一类的。”温宝裕在肆意言论，冷若冰狠狠瞪了他好几眼，他才住了口。

后来，他解释道：“这女孩子一进来，谁都可以看出她精神紧张得可怕，

要不是说一些令她感到有趣的话，怎能使她放松。”连冷若冰对温宝裕的解释，也表示接受。当时，易琳听了温宝裕的话，居然现出了一丝笑容，“你对‘金学’倒颇有研究但是照冷医生的看法，只怕任我行也是患了妄想症”冷若冰道：“我一句话也未曾说，你就下了判断？”三个人之间，有了这样的开始，气氛自然而然轻松亲切了许多。温宝裕很知进退，他把气氛搞活了，就不再说什么，坐到了一边。易琳先开口：“我该怎么开始呢？”冷若冰回答得很好：“该怎么开始就怎么开始。”易琳侧着头，想了一想：“距今天……已有二十二天了，是二十二天之前开始的。”

有人在大声向我说话——应该说是叫喊……那是一种召唤。”冷若冰道：“是听到，不是感到？”易琳呆了一呆：“我不知‘听到’和‘感到’这两者之间，有什么差别。”冷若冰笑：“确实很难区别，但还是有的。我们自小到大，都通过听觉器官来听到声音，当然，听到声音的功能，还是由脑部来掌握，但是通过听觉器官来接收。如果由脑部直接接收声波，那就是‘感到’，应该有些不同——理论上如此，因为不是人人都能‘感到’声音，只是‘听到’声音。”冷若冰解释得很详细，易琳当正在思索，一时之间，还无法接受。

温宝裕想要插嘴，因为他曾有许多‘感到’声音的经历。在和好友陈长青，和灵魂沟通之际，全凭‘感到’声音，那种情景，和‘听到’声音时，确有不同。

过了好一会，易琳才道：“我确实是听到的……但是大我听到的同时，在我身边的人却一无所觉，现在细想起来，确实有些不同——请原谅，当我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向我呼喊，我自然惊惶莫名，实在未能仔细分辨其中的不同。”冷若冰道：“当然，那么，自第一次起，每隔多久，你就听到一次呼喊呢？”易琳道：“没有一定，喜欢来就来。”温宝裕在旁又想插口，因为冷若冰问来问去，都不向易琳听到的是些什么话，对冷若冰来说，易琳感到的是什么话，一点也不重要，因为她和古教授通电话时，已认定了易琳是妄想症患者，那声音是她妄想出来的，那么，是什么内容，都不重要了。

冷若冰又问：“在你的家人之中，是不是发生过同样的情形？”“没有。”接下来，冷若冰又问了十几个问题，也都是旁敲侧击，围绕着妄想症来问的。

这时，不单温宝裕早已听出了不对劲，连易琳也觉察到了，她叹了一口气：“冷教授，你还是把我当成了精神病患者，我很清楚知道，我不是！”温宝裕忍不住道：“你一再声明自己不是有病，那没有用，因为这正是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症状之一。”冷若冰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，易琳苦笑：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冷若冰道：“我的意见，自然是你应该接受治疗，或许温宝裕有别的意见。”冷若冰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，易琳苦笑：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冷若冰道：“我的意见，自然是你应当接受治疗，或许温宝裕有别的意见。”温宝裕早已跃跃欲试，立时道：“正是。请问，你听到呼唤，内容如何？”易琳吁了一口气，像是在说：“终于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。”她道：“内容全是一样的，那是一个极其宏亮的声音——”温宝裕插口：“男人的声音？”易琳怔了一怔，像是她从来也未曾想过这一个问题。

她才道：“男人的声音。”冷若冰双眉扬了一扬，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，她自然知道易琳的这种反应，是一种“感到”声音的表现——正因为声音是“感到”而不是“听到”的，所以，易琳不会想到那是男声还是女声这一问

题，对她而言，只是“感到”了声音而已。要等到温宝裕一问，她才有了较为肯定的感觉，才觉察到那是什么样的声音。

温宝裕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易琳说下去。

易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那声音这样叫：‘别继续向死路走，走活路，向活路走，向活路走！’易琳把那叫唤的内容，重复了三遍，说的时候，神情肃穆之至。

温宝裕张在了眼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反应才好，因为这句话他虽然听明白了，可是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却根本不懂。

其实，这句话的意思，是人人都明白的，易琳听到的叫唤，是要她别向死路走，走向活路。

可是，什么是“死路”呢？想深一层，更叫人迷惘——易琳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是在死路上呢？就算她是在死路上，又如何可以不走死路，转向活路呢？温宝裕呆住了作声不得，他向冷若冰望去，却见冷若冰在暗暗摇头。

温宝裕自己没有了主意，只好不耻下问：“冷医生肯什么意见？”冷若冰微笑：“你既然要摒弃医学观点，另辟蹊径，又何必来问我的意见？”温宝裕大是能屈能伸，立时就问：“医学上的意见，请发表。”冷若冰还没有开口，易琳已道：“不必说，我也知道，医学上认为我有病，我之所以会感到有人在向我呼唤，呼唤的内容又是如此，是由于我在内心深处，恐惧死亡，这是心理上的隐痛，我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潜意识想到了死亡，却又有有恐惧，所以才会不想走向死路，要向活路走去。这是一个痛苦的妄想症患者内心在生死边缘作挣扎的呼唤。”易琳口齿伶俐，一口气说下来，尤其是最后一句，长达三十七字，她也一气呵成，绝无滞窒，温宝裕大是叹服，却又怕冷若冰会生气，因为谁都可以听得出，易琳说的是反话可是冷若冰却并不生气，只是用很认真的态度道：“不错，就医生的立场来说，情形正是如此，你最近有什么想不开的事？”易琳吸了一口气，或许是冷若冰诚恳而认真的态度，使她感到了对方的诚意，所以也就不再耍意气了，她又叹了一声，才道：“没有，冷教授，我生活很好，一点问题也没有，请相信我，我决计未曾想像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绝不！”一时之间，三个人又沉默了下来。

因为，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明，显然此路不通。温宝裕又提不出新的看法来。

冷若冰仍然在暗暗摇头，她并不是不相信易琳的剖白，只是她是医生，当然认为那番剖白的话，也正是“症状”之一。

过了一会，温宝裕才道：“这句……你感到的呼唤，你明白它的意思吗？易琳道：“那是叫我别走死路，要改走活路。”温宝裕双手一摊：“你又不想自杀，那就根本没有在死路上。”易琳听后，用种绝不同意眼光，望定了温宝裕。

各位自然知道，事情终于和我发生关系，而且发展成为一个故事，当然是由温宝裕来告诉我的。

不错，正是如此，当温宝裕把事情告诉我时，说到此处，就停了下来，望向我，那是他在考我，那是他在考较我的理解力了----刚才易琳才说了自己绝无自杀的念头，何以温宝裕说她来在死路上，她又不同意呢？我闷哼了一声：“这女孩子想得很深，我想，她的意思是：每一个人都在死路上--人一出生，就开始了死亡的路程，一步一步走向死亡，没有人可以例外，任何一个人的一生，就是走向死亡的历程，所以，每一个人都在死路上走向死

亡。”当时，白素也在场，她道：“不单是人，只要是生物，由于没有不死的生物，所以，所以所有的生物，也就全在死路之上。”我道：“而且，很是矛盾。生物的生命一开始，也就是死亡历程的开始。所以，‘生命的开始’这种说法，严格来讲，是不通的，应该就，那是‘死亡的开始’。”温宝裕叫了起来：“天！你们想说明什么？”我反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温宝裕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认真地想了一会，才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易琳听到的召唤，是叫她离开‘死路’，走向‘活路’？”温宝裕的话，听来说了像是和没就一样，但是由于对‘死路’有了深一层的看法，所以听起来，自然也意义不大相同了。

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都点了点头。

温宝裕大是骇然：“那也就是说，如果她听从召唤她就可以摆脱‘凡生物必然死亡的自然规律’？”我道：“如果真有一条‘活路’，她又能找到，并且走上路的话。”温宝裕无意义地挥着手，喃喃地道：“这不可能，我看，什么死路活路，还都只是她的妄想！”我笑：“怎么样？到底，还是同意了冷医生的医学学观点？”温宝裕若笑，我和白素又互望了一眼，我们的心意一样，都想见见这个叫易琳的女孩子。但我还未开口，白素已先道：“你且说下去，那次的讨论，结果如何？”温宝裕若笑：“几乎，简直可以说是不欢而散。”那天，温宝裕说了那句话，易琳用很奇怪的眼光望向他，望得温宝裕心中发毛，心想：我什么地方说错了话了？易琳过了一会，才叹道：“我看我们不心再就下去了，不会有结果的！”冷若冰疾声道：“易同学，你的……情形，药物可以作一定程度控制的！”可是易琳并不领情，冷冷地道：“控制？不必了，常能有一个人在身边提醒自己不要走死路，总不是什么坏事情。”她说着，已站了起来，温宝裕忙道：“易小姐，请给我一个联络地址。”易琳一笑：“不必了，我怕中降头。”看来她对温宝裕的一切，多有所闻，温宝裕听了，只好苦笑。

等到易琳走了之后，冷若冰才叹了一口气：“她的病情可能恶化，她又坚决拒绝治疗！”温宝裕想了一想：“还好，她听到的声音是要她走活路。至少，她不会去寻死。”冷若冰瞪了温宝裕一眼：“谁知道所谓‘活路’是什么样的路！”温宝裕想说‘活路总比死路好’，可是他又无意和冷若冰争论，所以忍住了没有出声因为冷若冰认定了发生在易琳身上的事，是一种病态，但是温宝裕却认为不一定是，可是若不是病，那是一种什么情形，他却又说不上来，所以，就算想要争论，也不知从何说起。

他只是又询问了一些有关妄想症的情形，冷若冰也不嫌其烦地告诉了他。离开之后，温宝裕又去找了不少资料来看，他聪明好学，几天下来，寻于妄想这种病，总算有了一定定认识。虽然，他仍不认为生活单纯的一个女孩子会患上这种病症，但也不能肯定不会——更明白何以冷若冰认定了易琳是妄想症患者，因为她的情形，都是轻度妄想病的典型症状妄想症若是发展下去，会有很是可怕的结果，妄想症者的行为，由于受到各种不同妄想的支使，可以完全出乎常态之外，发展出可怕之至的行动来。

思想的产生，是由于脑部活动而来——对不起，即便是专家，也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。

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人能够说出，脑部是在怎么样的一种活动之下产生思想，人类对自己的脑部活动，所知极少。

所以，不论是什么思想，包括妄想在内，如何产生，人类一无所知。

第三部 密室失踪

对产生妄想的过程，一无所知，想要医治，自然也难上加难了。

温宝裕在自己作不了决定时，专程来找我。他已经比少年时成熟了许多，也经常很正经地和我讨论一些问题，所以，当他把易琳的情形告诉我之后，我先和他讨论了‘死路’这一个概念，接着，他提出了问题：“易琳是不是妄想症患者？”这个问题，也真将我问倒了，答不上来。

我道：“我还没有见过她，很难有结论。”温宝裕大是商兴：“你愿意见她？我去找她来！”我笑道：“人家不是怕中降头吗？你去找她，她就肯来了？”温宝裕笑：“年轻女孩子喜欢自作多情，蓝丝哪会将她放在心上，就那么容易向她下降头？我看她也很受这事的困扰，会来见你的，我无可不可：“那你就去进行好了。”说过了之后，我也没有放在心上，第三天下午，温宝裕真的把易琳带来了。

易琳清秀可人，一见就讨人喜欢，白素把她当自己女儿一样，握着她的手，一见面就道：“不论什么事，在这里都可以解决，不必担心。”易琳睁着大眼睛问：“要是不能解决呢？”白素笑：“那就世上再无可以解决之法，也根本不必去担心了！”易琳眨着眼，一时之间答不上来，神情颇是有趣。温宝裕笑道：“别在这种问题上和他们纠缠，你说不过他们的。”易琳道：“谢谢你的忠告，不过，我认为你和他们是一伙的。”我大声道：“我们都是一伙，小娃娃，你有了麻烦，我们一起来解决，根本不分你我！”易琳吸了一口气，大声道：“是！”我道：“你的麻烦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近来有什么变化没有？”易琳摇头：“没有，还是那两句话，每天听到三五七次不等，不限时间，午夜也会给它惊醒。”这时，我颇为佩服这女孩子的镇定。因为不定时感到有人在向他自己呼叫是一种很可怕的情形。就算是妄想，又她来说，就和真实的一样，那是足以令人精神崩溃的打击。

但易琳看来却完全可以接受过来，我赞她：“你很坚强，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。”白素忽然道：“一直没有变化，也很讨厌，何不令它有点变化？”白素此言一出，不但是易琳，连我和温宝裕也为之大讶，所以三人齐声问：“如何能令事情起变化？”白素扬手起来，道：“首先，我排除那是易琳自己的妄想。”易琳大是感激，自然而然，拥抱了白素一下。

白素又道：“若不是妄想，那就一定是有外来的力量，使她到了声音。”我接上去道：“就像陈长青和我们沟通一样。”白素道：“那是可能之一，还有许多别的可能。”我道：“例如——”白素道：“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，介乎二十和二万赫兹之间，于二万赫兹的高频音波，和低于二十赫兹的低频音波，人耳是不到的。”温宝裕抢着道：“有些动物，听觉范围比人广，可以听得到。”白素不理睬打击，又道：“可是人耳听不到的音波，尤其是低音波，人脑却可以接收到，这就是‘感到’的声音，和‘听’的声音不同。”经白素如此一说，我们都明白了。

易琳立时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有人以低于二十赫兹的低频音波，不断在向我发出呼唤？”白素道：“这也是可能之一——假定是这个可能，就可以使情起点变化。”易琳睁大了眼，我道：“回答呼唤，和它对话，问它问题。”

白素道：“对，它不是叫你离开死路，去走活路吗？你就问它，什么是死路？活路又在哪里？如何从死路转到活路去？等等，问它！”易琳苦笑：“怎么问？大声叫？我又不能发出低频音波来。”温宝裕一挥手：“想；用你的思想去问——下次，一听到呼唤，就用你的思想去问。”易琳的神情，很是犹豫。白素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一来，这可以证明你听到的呼唤，确实是外来力量所发出；二来，也可以弄清楚呼唤的内容。”易琳吸了一口气，温宝裕有点惊讶：“你在感到了这样的呼唤之后，难道从来也没有向它问过问题？”易琳摇头：“没有——我每次都被这轰然的声音吓得六神无主，连想也没再想过。”我道：“那再好不过。下一次再感到那呼唤，就立刻问问题自然，也可以问他是什么人。”由于我们都说得很认真；所以易琳也认真起来，用力点了头。

这一次的见面，就到此为止，如今我记述经过，也觉得看来平淡之极，平淡到了不值一记的程度。

但是，事情却有了意料之外的变化。

由于易琳说她每天都会听到同样的呼唤，所以我们预料她最多二十四小时内一定又会听到，会发问。是不是有变化，她会和我们联络的。

可是，等到第二天同样时分，易琳仍然没有和我们作任何联络。

我性子急觉得大是不对劲，连一向镇定的白素也频频皱眉，我开始找温宝裕可是却也找不到他。

一直到晚上，温宝裕才来了电话，劈头第一句话就道：“易琳失踪了！”我大喝一声：“怎么一回事，从详说来！”温宝裕道：“没有人知道。我算是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，所以现在在警局，接受问话，很快就可以到你处来。”我心知事情必有不寻常处，但也只好耐着性子等，约莫一小时后，温宝裕才气淋淋地赶了来，大声道：“事情怪绝。”白素作了一个手势，不让我发问，因为她知道，我一问，温宝裕就乱，更不容易弄清事情的经过。

温宝裕喘了几口气：“易琳失踪了！”我闷哼一声，以示不耐烦，因为我早知易琳失踪了。

温宝裕吸了一口气：“她……那是‘密室失踪’案。”我呆了一呆：“什么叫密室失踪案？只听说过密室谋杀案。”温宝裕一挥手：“性质一样，易琳是在密室之中失踪的。”我瞪着他，等他说下去。

刹那之间，我心念电转，但仍然难以设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若是有密室失踪，那么，首先要有一间密室。易琳住在学生宿舍，何来密室？温宝裕接下来的话，倒立即解答了这个疑问，他道：“易琳昨天离开这里之后，没有回学校宿舍，回到了家中，进了自己的卧室。”他说到此处，顿了一顿，却介绍起易琳的家庭状况来：“易琳是家中独女，父亲是一位工程师，母亲在政府部门工作，职位颇高，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上等家庭，居住环境很好。易琳有一个套间，相当宽敞，位于一座高地大厦的十九楼，背山面海，风景优美——”我听他说到这里，忍不住冷笑一声：“你可以改行去做地产经纪。”白素却鼓励他：“照你的报事方法说下去。”温宝裕道：“她回家时，父母都不在，只有一个佣人在。据佣人说，她一回家，就进了属于她的天地，把门关上，叫佣人别吵她。”易琳很文静，自小喜欢独处，老是把自己关在她的那个小天地中，一关就是老半天，老佣人是看着她长大的，自然也习以为常。”当时是下午四时左右，从时间上来看，易琳是离开了我家之后，就直接回家的，在路上，并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。

下午六时左右，易琳母亲先回家，佣人向她说起易琳回家来的情形。

不是学校假期，女儿突然回来，身为母亲的，自然知道有一些事发生了。于是，她先去敲门，可是却没有回应。

她又打了一个电话进去，易琳有自己的专用电话，电话响了相当久——只有做母亲的，才有这个耐性，等电话一直响而不挂上，易母一再强调，这种情形以前也发生过，所以当。

才她并不惊慌。

电话终于有人接听，易母才叫了一声，易琳就道：“妈，我要静一静，可不可以不吵我？”易母抓紧时间回了一句：“我可以，可是你爸爸回来后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。”易母的话才一说完，易琳就挂上了电话。

易母叹了一口气，女儿长大了，当然有她自己的想法，再也不是一个什么事都要依靠父母的小女孩了。七时许，易父也回家，两人晚上有一个应酬。易父知道了女儿突然回家来很是担心，也就拍了门。这一次，听到了易琳在房中大声回答：“请不要吵我！”易父也大声道：“有什么事，要和父母商量！”易琳的回答是：“知道了。”这易琳和她的父母，显然并不是无话不谈的，因为易父和易母根本不知道女儿一直感到声音在耳际叫唤——易琳把这件事向同学说了，在同学之间，甚至成了笑柄，可是她却没有向自己的父母说起过。

这是现代年轻人的通病，总以为父母不了解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没有给机会父母去了解他们。

直到这时为止，易琳都不可以说不正常，但是易父和易母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还是不放心。他们决定取消晚上的应酬，留在家中。

这一决定，就使“密室失踪”成立了，因为若是他们离家，只有佣人一人，那么，易琳可能在佣人不觉时，离开了家。

但是易父易母也在家中就决定无易琳离家而不被发觉的可能。

事实上，易琳非但未曾离家，更根本未曾离开过她的房间。晚上十时，易父易母要就寝了，又去拍易琳的房门。这一次，拍了许久，却没有回音。

易父易母很是焦急，易母再打易琳的电话，也久久无人接听。

虽然他们很相信自己的女儿又乖又正常，下去做什么傻事，但是目前的情形，也够令人吃惊的了。易母又去拍门，声响极大，房中的人，决无听不到之理。她一面拍门，一面已急得泪水急涌。

易父又惊又怒，大声喝道：“你再不出声，我们撞门进来了！”他连叫了三声，仍然没有回音，易父惊怒的程度增加，用力撞门——要撞开一扇门，并不是容易的事。他动用了一柄凿子，一柄锤，花了十多分钟时间，才将房门撞了开来。

两夫妇冲进女儿的房中——那是一个套间，外间是一个书房兼起坐间，约有二十平方公尺大，易琳不在。通里里间卧室的门虚掩着，两人急急走进去，也是二十平方公尺的大房间中，并没有人。

两人一面大叫着，一面极自然地奔向浴室。

浴室中也没有人。

一时之间，作为父母的，恐怕没有什么情景能令他们更吃惊的了。

易母双腿一软，坐倒在地，口中惨叫：“阿女快出来，别吓你爸妈，阿女你快出来！”易父比较镇定，飞快地里外找了一遍，并没有看到有人“躲起来”。

他的镇定功夫再好，这时也禁不住大叫了起来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混乱之至，也没有必要细述，因为主要是，易琳不见了。

而且，不多久，就发现不但是房门，而且所有的窗子也是关闭着的。也就是说，绝不可能是从窗子离去的。

等我和白素由温宝裕陪着，去见易琳的父母时，在场的还有一位朱警官，朱警官今天在易家的楼下，是易琳父母首先想到求助的人。

朱警官极热情地迎接我们，我向他问起了黄堂，因为这种“密室失踪”的怪事，正是黄堂管辖的范围。而且，我和黄堂还曾处理过相类似的失踪。那一次，在一个单位之中神奇消失了一个人，是气体人，一切都记述在《运气》这个故事之中。

易琳当然不是气体人——若她是，我就不会记述她的故事为不重复记述相同内容的故事，是我的惯例。

朱警官一听到我提到黄堂，就肃然起敬，道：“黄主任有事出差去了，听说过巴哈马群岛去了。要是他在，和卫先生联手，一定很快就可以解开谜团。”说话之间，已经进入了易琳的房间，朱警官道：“易先生下来找我，说是易琳不见了，他说未曾动过什么，当我上来的时候，窗子紧闭，实在想不出人是如何离开房间的。”我和白素迅速地察看了一下，窗子全都关着，也就是，如果人从窗子离去，不能在外面把窗关上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有些事看起来神秘之至，说穿了却不值一提，我的意思是，易琳会不会有可能趁你们不觉，溜了出去？”我提出了这个可能，易琳父母为之愕然，齐声道：“不会，要是溜出去，我们……一定知道。”他们在说到“我们一定知道”时，却也不免略为有点犹豫。

我道：“老佣人一直在厨房的范围，你们两人也不可能一直守着门口，估计溜出去，只要十五秒时间，并非难以做到。”易父叹了一口气：“是有这个可能，但是又没有可能。因为我们在大门上装了防盗装置，我习惯如果不出夜街，就启动防盗设备——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门一打开，就会响警号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我也看到了大门旁的防盗装置，我有点不是味。道：“或许，你忘了。”易父苦笑：“没有忘——我倒是忘了，在发现阿琳不见了之后，我就想到楼下去向朱警官求助，心中发急，打开大门，忘了解除警号，以致警号大鸣，就连朱警官都听到的。”我听到这里，无话可说，因为“易琳趁人不觉，偷溜出去”的可能，已完全不存在。

那么，易琳的“密室失踪”，就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事情了。

温宝裕首先提出：“事情一定和她听至“的那呼唤有关连。”易琳父母愕然：“什么呼唤？”温宝裕把情形约略说了一遍，两人略带哭音：“这孩子，从来也没有向我们提起过。”我沉声道：“感到有呼唤声，并不能使一个人消失——就算呼唤声把灵魂叫走了，人的身体，总还在的。”易母张口结舌，易父也脸色发育，道：“卫先生，我们只是……平常人……请你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和我们说话，别太深奥了。”我不理会他，向白素道：“你的看法，是——”白素道：“既然两件奇事都发生在她的身上，可以假定两者之间有联系。”易母尖叫了起来：“我女儿到哪里去了？”温宝裕对付尖叫的妇人，经验老到，她忙道：“别着急，有许多可能。嗯，她可能上了天，也有可能入了地，她能飘然离开密室，真了不起，这也说明她不会有危险，你别着急。”温宝裕的一番话，乱七八糟，什么逻辑也没有，可是却偏偏大有镇静人心的作用，易母喘着气，不再尖叫。

温宝裕后来也承认：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，事实上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在易琳父母略为镇定下时，朱警官道：“我们警方会倾全力侦查易小姐的下落，但老实说，再多的警力，也比不上卫先生和卫夫人两个。”我忙道：“千万别那么说。”易琳父母几乎要向我和白素跪下来哀求：“两位别客气，我们久知两位神通广大，请两位一定要正阿琳找回来。”白素平静地道：“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一点头绪也没有，但我们一定尽力——能不能由我们开始调查，不要干涉我们的行动？”易琳父母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白素道：“那么，请让我们检查易琳的私人物件——她可能有一些物件留在学校的宿舍中，那要请朱警官去取，还有，朱警官，应该向她亲近的同学，作一个广泛泛的调查。”朱警官大声道：“是，我立即进行！”白素说做就做，开始在易琳的房间中搜索，找出许多易琳的物品，只是那些物品都是普通少女所拥有的。白素也问明白了，易琳并无记日记的习惯，她找出了十来卷录音带，交代易琳父母：“听一听这些录音带，看有什么线索在。”易琳父亲领命而去，白素继续在寻找，我忍不住问：“你想发现什么？”白素道：“不知道——若这里是一幢古老的屋子，那我就希望发现一条秘密通道。”我摊了摊手，表示要在这里发现什么秘密通道，那是绝无可事。

白素拢了拢头发，忽然道：“你可觉得，这件事比我们经历过何事，都要虚无飘渺？”我认真地考虑了白素的话，才道：“也不见得，还是有一些线索。”白素扬了扬眉，我道：“那神秘的呼唤，是一个主要的关键。”白素苦笑：“她是听从了那召唤，走向活路去了？”我正是这个意思，所以点了点头，但白素却摇头：“那太玄了。什么地方是活路？她何以消失得连影儿也不见？她是如何离开的？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密室失踪，用平常的目光来看，自然离奇之至，但是用不平常的角度来看，却也平常。”白素道：“时空转移？”我道：“那是可能之一，也有可能是穿越固体的能力。”

第四部 守株待兔

一提到以不平常的角度来看，温宝裕就兴致勃勃，立时参加意见：“也有可能，她的身体化为无数微粒离开，在某一处又重新组合。”白素笑道：“这样设想，对事情一无帮助。”温宝裕道：“所以，除了设想之外，还要有行动必然是有一些事发生在易琳的身上，她才会失踪，这里是失踪的现场

”他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已经知道他想干什么了，忙道：“不好，要是把你也弄失踪了，我们可难以向令堂交待。”温宝裕道：“我不出马，谁出马？只怕没有事发生，要是有些事情发生，那倒好了。”我想说“当然不会有事情发生”温宝裕想出来的办法，古已有之，叫作“守株待兔”，他希望发生在易琳身上的事，会重复发生。我不以为这种方法有效，自然也不会付诸实行。

但是温宝裕却坚持：“在没有办法的情形之下，笨办法也不失是一种办法，我要试一试，反正没有什么损失。”对于温宝裕这种处事精神，我倒很赞成，所以也没有再说什么。

温宝裕向易琳父母说明了他的办法，易琳父母瞪大了眼：“除此之外，

没有别的事可做了？”温宝裕道：“是，只能这样。”易母指着我的白素：“不是说他们两人神通广大，什么样的事也难不倒他们吗？”我不禁有气，反问道：“谁说的？”温宝裕忙道：“我是这样介绍你的，不过，他们若是没办法，别人也不会有办法，事情要一步一步来。”温宝裕还没有讲完，易琳父母的神情，沮丧之至，走过一边，互相依靠着，坐了下来，低头不语。

温宝裕神情尴尬：“那我……就进房去了。”易父挥了挥手，连话也懒得说了，白素柔声道：“我们会尽力把易琳找回来的。”易母的精神状态看来已有点不正常，她喃喃地道：“尽力……尽力，每一个人都说尽力，可是阿琳在哪里？”我本来想说几句，表示我们并无义务非把她的女儿找回来不可。她作为母亲，对女儿的了解也根本不够，易琳就未曾把自己奇异的感觉告诉她，现在她倒好，把一切全怪到了别人头上。

不过，我还没有开口，白素就拉了我一下，等到我们出了门口，她才道：“他们不见了女儿，已经够焦急了，你怎好再去数说他们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他们也有缺点，看来，他们并不是很关心女儿！”白素摇头：“父母也有父母的难处。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这易琳，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”白素的这个问题，若是作假设，可以有几百种，但却没有一种假设有实际作用。

所以我没有出声，回到家之后，意外地，冷若冰在家中等我们，她一见我们就问：“听说易琳出事了？”白素把情形告诉了她，冷若冰神情严肃，吸了一口气：“看来我判断错误了。”我讶然望着她，她道：“一个患有妄想症的人，不会消失在空气中，所以，在她身上，一定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，我判断错误了。”白素道：“或许是由于我们的提议出事。我们提议她和那神秘的呼唤对话，或许是对话有了结果，她就被呼唤走了。”白素的话，听来很令人震慑。若是易琳忽然死了，白素的说法反倒容易接受，因为可以解释为何易琳的灵魂被呼唤走了。可是，如今易琳却是整个人不见了踪影，这呼唤的力量，不是太匪夷所思了么？冷若冰脸色一变：“那……那会是什么力量？”白素摇了摇头，我对白素的假设，虽然一点也说不上所以然，但基本上可以接受。因为，易琳不会无缘无故失踪，她的失踪，必然是由某一种力量所造成的。

所以，对冷若冰的问题，我有泛义的答案：“宇宙之间，充满了地球人无法了解的力量，其中的一种，忽然在地球上发生了作用，就形成了奇事。

这种情形很多时会发生，并不因地球不明白而不发生。”冷若冰望着我：“经你探索而有结果的，也有不少。”我感到很疲倦，摇了摇头：“太少了，我是地球人，知识、能力，甚至想像力，都无法脱出地球人的规范。人人说我的想像力丰富，如天马行空，但是这匹天马，行来行去，还是在地球范畴的小圈子中，连宇宙的边都没有沾上。”我的这一番牢骚，是是由衷之言，白素当然了解，所以她也默然无语。

冷若冰长叹一声，起身告辞，白素送到门口，我听得白素道：“在学校方面，多了解一下易琳的情形，或者会有帮助。”冷若冰道：“我已经了解过了，易琳成绩好，可是不喜欢和人接近，所以没有深交的同学。反倒有一些好事者，以为她高傲，和她过不过，她遭到不明呼声的骚扰，向同学说了，反成为被取笑的对象……人心真可怕，在青年人之间，竟也有这种小人行径。”冷若冰说来，相当愤慨，白素又道：“她失了踪，她留在宿舍中的物件要先保管好，别让人家弄失了，可能有重要的线索在内。”冷若冰一顿足：

“是，我这就去办，有警方人员在，大约不会有人乱来。”当时，我只感白素细心，并未想到白素的布置，到了晚上，就有了结果。

晚上，先是温宝裕和我通了一个电话，我问了一个傻问题：“你在哪里？”温宝裕笑道：“在易琳的房间里——在一个女孩子的房间中，很不自在。”我吓他：“要是你一个人，倒也罢了！”温宝裕果然吓了一跳：“你……这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道：“易琳不见了，想来想去，想不出她是如何离开房间的，那就有可能她还在房间之中，只不过我们看不到她。”我这样说，倒不是单为了吓温宝裕，而是那也是“非常理”的设想之一。

温宝裕大大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也想到过这一点……她是不是……隐形了？”我道：“我没有确实的概念，只是不排除她并没有离开房间，我们又看不到她的可能。”温宝裕闷哼了一声：“还有什么可能？”我道：“有！若是她有法子自密室中离去，自然也有法子进来，你要小心她随时出现——若是她忽然回来了，看到自己的房间中我了一个青年男子，只怕会吓得大叫，你要有准备。”温宝裕没好气，干笑了几声，又道：“我在衣柜的角落中，找到一只……盒子。”他提到“一只盒子”之际，语气有些迟疑。

我顺口问：“什么盒子？”温宝裕道：“不知道，和一只鞋盒差不多大小。很重，至少有五公斤，是一只金属盒，有一个梅花瓣形的锁匙孔，没有挽手，放在衣柜深处，很是隐蔽，其中可能有些不为人知的东西。”我道：“易琳父母不知道是什么？”温宝裕道：“我没有问他们……我觉得他们对怪异的事，不是很能接受。”我道：“说得也是，你设法打开来看看。”温宝裕道：“我正准备那样做。”温宝裕曾在我处学了不少开锁本领，我想，一个女孩子用来放一些私人物品的盒子，即使有锁，也必然难不倒他的。

他显然很把握：“我一打开，若有发现，就向你报告。”温宝裕的电话，是大约九时许来的，到了十一时，门铃响，白素打开门，进来的是冷若冰和朱警官。

一见到他们两人前来，我知道一定有所发现了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两人才一进来，冷若冰先开口：“易琳感到有声音，已有一个多月了，她向同学说过，可是却一直被人嘲笑，这也令她更少和别人交往。”朱警官道：“她的私人物件在校方的共同检查下，没有什么大发现，只是在她所属的一个储物柜中，找到了一件东西，不知是什么，用途不明。”朱警官一面说，一面取出了一只布袋，那布袋看来是南亚一带的手工艺品，有拳头大小，他打开布袋，取出了一件东西来。

他把那东西交在我的手上，我也不禁一怔，一时之间，说不上那是什么来。

那东西相当重，体积不大，但一接过来，就有点沉手，看来是金属的。

真要形容那东西的外形，就像中国江南的一种硬糕点，叫“印糕”的，约一公分厚，直径四公分，作五瓣的梅花形。

在一面，有许多深浅不一的螺旋纹，背面，有一个长约五公分的柄，作暗青色，看来似印非印，真不知那是什么东西。

朱警官：“这是……一只纸镇？”我皱着眉，把东西交给了白素，白素拿在手中掂了掂，道：“奇怪，我肯定是第一次见到这东西，怎么好像曾经见过？”我顺口道：“或许你曾听什么人说起过。”白素“啊”的一声：“是，温宝裕在电话中告诉我们，他在易琳的房间中，找到了一只盒子——”我立即接了上去：“他说，那盒子上有一个梅花形的匙孔。”不用说，我和白素想

到的一样，那东西，是那只盒子的锁匙。

我把情形向朱警官和冷若冰说了，两人的神情有点失望，朱警官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原来是一柄锁匙，我和冷医生还以为那是什么啦！”我有点好笑：“你们以为那是什么？”朱警官一摊手：“不知道。我们猜有可能是来自秦始皇陵的‘异宝’，也可能是什么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物件，可以是任何东西。”我道：“知道了它可能是开启一只盒子的锁匙，它也可能是任何东西”

打开了那只盒子，谁知道盒子里有什么？”冷若冰喃喃地道：“可能是另一只‘潘多拉盒子’也说不定。”朱警官大是兴奋：“这东西外形古怪，我相信它一定和古怪的事有关。”他说着，双手搓着，好像立刻有什么惊天巨变就快发生一样。

我已拿起电话来，拨了号码 我当然是要打给温宝裕，告诉他我们这里的发现。

可是，电话铃响了又响，却没有人接。白素拿起另一具电话来，打给易琳的父母，却很快有人接听，白素问：“温宝裕走了么？”大家都可以清楚听到易母的声音：“没有啊，他一直在房间，不多久之前，还听到砰砰声传出来，不知他在敲打些什么。”白素吸了一口气，向我望来，我疾声道：“我们立刻就去！”我已一阵风也似卷出屋子，白素的动作极快，紧紧跟着我，朱警官和冷若冰跟不上了。

所以，当易母打开门，我和白素冲进去时，朱警官和冷若冰还在另一架电梯中。

易琳房间的的房门被撞开后，还没有修好，我一推，却没有推开里面有一张椅子顶着。

我放声叫：“小宝！”易父在我身后道：“我叫了不知多少次，一点回音也没有，别……别是他也不见了吧！”我有点恼怒：“老大一个人，哪有说不见就不见的，小宝，你别装神弄鬼！”我一面叫，一面已用力去踢门。

用一张椅子顶住门柄，要把门踢开，不是易事。我踢了三四下，才听得一下声响，那张顶着门的椅子被踢散，门也踢了开来。

我大踏步走进去，白素跟在后面，易琳父母在房门口，神情骇然，不敢进来。

不到半分钟，我和白素可以肯定，温宝裕不在房间之中。而且，情形和易琳不见时一样 房门自内顶着，所有的窗户都紧闭，又是一桩室失踪案，这次，失踪的是温宝裕。

这时，冷若冰和朱警官也赶到了，我和白素的脸色一定难看之至，所以他们一看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朱警官失声道：“又不见了一个人？这房间……会把人……吞下去？”我略定了定：“找那盒子” 白素早已在开始寻找，可是却没有发现温宝裕所说的那盒子。

朱警官显得慌乱之至，他团团乱转，不住地道：“这怎么办？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怎么向上头报告？”我沉声道：“当然是黄主任报告，一点问题也没有，再怪的事，他也经历过。”朱警官神色不定，我对这种大惊小怪的人，很是讨厌，那是典型的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所以我不再去理会他。

这时，我和白素并肩站在一张书桌之前，那是易琳的书桌，本来，桌上有许多杂物，但这时却很干净，杂物大都被搬开了。

我盯着桌面，心中在想：温宝裕和我通了电话，我要他设法打开那个盒子，他一定是把盒子放到了书桌上，试图打开。

书桌上有一件多用途的小工具，那是温宝裕随身带备的物品，当然是他要来打开盒子之用的，桌面上的杂物，也是他清理的。

他打开了那盒子没有？发生了什么事，使他连人带盒失踪了？我的思绪极乱，白素则指了一指书桌上一架即用即弃相机，我把那相机取起来，看了一眼，二十四张软片，拍了十九张。

白素沉声道：“这相机，本来就在桌上的，应该是易琳的东西。”在门口的易父忙道：“是，我买给她的，上两个月她要去旅行，带去的，可是没拍完，就一直没拿去冲洗。”我把相机抛给朱警官：“用最快的方法冲出来，立刻拿来给我！”朱警官的声音有点发颤：“拿到哪里给你？”我大喊道：“这里！”白素立时道：“你——”我道：“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你想，我还肯离开这里。”我的意思再明白不过，易琳在这里消失，温宝裕又在这里不见。由此可知，这房间之中，一定有极其奇妙不思议的事，我当然要在这等，等它第三度发生。

白素点头：“好，我们一起。”冷若冰脸色苍白：“全然不可测……会发生什么事……是不是太……”她迟疑着没有说下去，我当然知道，会发生什么全不测，但现在非采取这个方法不可。

我道：“要想知道他们去了何处，唯有自己也经历了，才能知道。”冷若冰苦笑了一下，不再出声，默默地离开。

这时，最不安的反倒是易琳父母，两人靠在一起，神色苍白，不住道：“这屋子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老实回答：“可以是任何事，别看审一幢现代化大厦，不是什么神秘古堡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发生在现代化大厦中的怪事，一点也不比古老大屋中的少，这是人类知识未能涉及的部分。两位稍安毋躁，可好？”两人颓然坐了下来，身子仍在微微发抖。白素逗他们说话，问起了温宝裕提及的那盒子，他们一起摇头：“没有见过。”白素又把在学校宿舍储物柜中找到的那东西给他们看，他们也说从来没有看到过。

问到起易琳日常生活的情形，这为人父母的，竟有瞠目不知所对的时候——他们对自己唯一的女儿，了解极少，甚至不知道女儿真正的喜爱是什么！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：“令媛生活无忧，环境良好，可是和你们之间几乎没有沟通，在她的心目中，你们简直是陌生人！”易琳父母现出茫然的神情，难过地低下头，无话可说。

白素向我使了一个眼色，我们退到了易琳的房间之中，把门关上。

我沉声道：“若是我们在一起在这房间消失，消失这后，不知是这能在一起！”白素神情迷惘：“绝难想像身体会消失——物质不灭，五六十公斤的身体，会到哪里去？”我道：“若果散成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粒，自然也等于彻底消失了。”白素皱着眉不言语，我自言自语：“真要是那样，人算是死了，还是活着？”白素忽然团团转了一转，像是向四面在看什么，我注视着她，她道：“你刚才的话，使我想到了。”我的思绪很乱，实在起刚才说过一些什么。白素又道：“你说过，肉眼看不见。”是的，我说过。我说若是人的身体，分解成为肉眼看不见的微粒，那也等于这个人消失了。

白素在这句话内，又得到了什么灵感呢？白素顿了一顿：“我想到的是，一个人或是一样东西的消失，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。”我一时之间，不明白她的意思。

白素续道：“一方面，是那人或那东西人消失了，那自然是消失了！”

这话听来，说了像是根本没有说一样，但我知道白素必然还有下文，所以便耐心听下去。

白素吸了一口气：“另一面，是那东西或那人根本还在，只是我们看不到他，这对我们来说，也构成了消失。”我呆了一呆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易琳、温宝裕、那盒子还在这房间之中，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，所以就当他们消失了？”白素点头：“我是指这个可能。既然我们无法设想出他们何以会密室失踪的原因，也就可以容许是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假设。”我急速地走近了几步。白素自然可以有这样的假设，但是，这样的假设，带来的问题极多，例如他们为什么不出声？为什么不使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？最重要的是，何以我们会看不到他们？

第五部 初步发现

我一面想，一面道：“那是什么现象，隐身法？”白素道：“又有两种可能，一隐身法，另一种是障眼法。”我不禁苦笑，思绪更是紊乱：“有什么不同？”白素道：“若是隐身法，那是他们自身掌握了这种不为人见的力量。若是障眼法，那是有力量令他们使人看不见。”白素在说了之后，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这隐身法和障眼法，自然都是我假用的名词，总之，是有力量使人们看不见他们，而不是他们真的消失了。”白素的话，听来令人心中发毛，我也不由自主四面看了一下，当然是看不到易琳和温宝裕。

这时，我翻来覆去在想的，都是隐身法和障眼法这两件事。

这两件事中，隐身法比较简单，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那是一种法术，一经使法，人的身子就隐去，人家就看不到了。行使隐身法者，本身可以自由行动，也可以发声讲话。

一想到了这一点，我就沉声道：“小宝，你在么？回答我！”我连说了三遍，可是一点回音也没有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看来是障眼法的成份居多了。”白素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障眼法的情形，比较复杂，那是行法者对另外一些人作法的结果。

障眼法这种法术，中国民间的魔术师，会的颇多。据亲身经历者，看着变戏法者，变大戏法中的“失踪”，在观众之中找一个或两个小孩，命之蹲下，警告或恐吓绝不能动，然后以竹篓罩之，行法，再取起竹篓，小孩就失踪了。

等到变戏法者收了钱之后，竹篓再一罩一开，小孩重又出现在人前。

事后问小孩，小孩说：“我一直蹲在那里，且曾向你们招手，何以你们看不见我？”观众看不到小孩，这就是障眼法的力量了。

小孩如果不听警告，乱动起来，甚至出声，会有什么后果，却也没有人知道。只是据说，行法之后，被人看不到的人，无形之中像受了禁锢一样，身子不能大动，也发不出声音来。

所以，如果是障眼法的话，那么，温宝裕自然不能回应我的要求。

白素见我神色有异，忙道：“这也……只不过是我的设想。”我道：“好极，我倒也想试试被人无形禁锢的滋味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大踏步走来走去，又不时呼喝着，可是过了好一会，我看白素，她在。

白素也分明看得到我。

我又抽出皮带来，并不很用力地挥动，满房间游走，这样做的用意也很明显。虽然看不见，只要人在，是可以碰得到的。

可是扰攘了好久，也没有发觉带子碰上了什么隐形的物体。

这时，门铃响起，就听到朱警官的声音。他一进门上：“照片冲出来了！”我打开了房门，看到朱警官手中着一叠照片，神情兴奋，看来像是有所收获。

朱警官把照片交在我的手中，白素和易琳父母也凑过来看，十几张照片之中，共有十二张是易琳在那次旅行中所拍的。

那是极普通的郊游照片，并无值得注意之处。

剩下的七张，却值得注意之至。那全是温宝裕提及的那只盒子的照片。

那只盒子，放在一张小几上，从比例的大小来看，一如鞋盒。那小几，我们也不陌生，就是易琳房间中的一件家具。

由此可知，照片是她自己的房间中拍的。易琳为什么要替那盒子拍照，具体的原因不得而知，但可想而知，一定是那盒子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所以那七张照片也重要之至。

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也有必要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那七张照片。

由于使用的是即用即弃相机，所以照片的效果不是很好，但总算也可以看得清楚。

第一张和第二张是那盒子的外观，一张面向上，一张底向上。

从这两张照片看来，那盒子并无特别出奇之处，看起来，像是旧了的铁皮盒子。底和面都有点花纹，可是看得不是很真切，那个梅花形的匙孔在前面，大小形状，一如在宿舍中发现的那东西。

在看了第三张照片之后，更可以证明，在宿舍中找到那东西，正是开启那盒子的锁匙，因为在照片上，那东西正半插在匙孔之中，大小吻合。

这时，我心中又产生了一个疑问：易琳为什么要把盒子和锁匙分开来收藏呢？盒子放在家里，锁匙却放在宿舍，这是不是有点寻常？白素立时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低声道：“这盒子一定有古怪，她那样做，是避免盒子会被人意外地打开来。”易父声音干涩：“那是什么盒子？是……妖盒……还是宝盒？”我道：“不知道，温宝裕在电话中向我提到过，可是他却连人带盒都不见了。”在我这样回答易父的时候，我当然也想到了刚才白素的假设，有可能不是温宝裕不见了，而是别人看不到他。但我并没有提出来，因为这很复杂，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的。

我望向易琳父母，他们都一致摇头，表示未曾见过这只盒子，易母并喃喃地道：“这盒子……不知她是哪里得来的。”易母的这个问题，却也意外地很快就有了答案，因为第四张照片，仍是连着锁匙的那盒子，可是在盒子之旁，却多了一只有挽手的纸袋，相当精致，上了印有图案，重要的是，还有“陈民旧货店”的字样。那是一家旧货店专用的纸袋，也可能由于是旧货店的缘故，纸袋的设计，也采用怀旧的色彩。

在“陈民旧货店”之下，是两行小字，看不清楚，猜想是地址电话之类。既然有了店名，要找地址电话，自然不是难事。

我向朱警官望了一眼，意思是请他去办这件事，朱警官立时取出一张纸来，上面写着地址电话：“我已经查出了这店的地址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好极，看来，易琳是想人家知道这盒子的来源。”对我的说法，大家都无

异议 自然是为了这一点，才有这第四张照片，这张照片，是一个重要之至的关键。

第五张和第六张，则是盒子的盖子被打开之后拍的，可以看到盒子的内部。

那盒子外观黑黝黝的，像是旧了的铁盒，并不起眼，盒内看来却银光灿烂，甚是闪亮。

盒中空无一物，盒子内壁银光闪闪，一张照片还映着盒盖的内面，也是如此。

我们各人看得面面相觑，都说不出什么名堂来，从照片上看来，那只是一只盒子而已。

至于第七张照片，则是有一只小小的洋娃娃放在盒子里面。那洋娃娃还在易琳的房间中，当然是易琳的玩物，易母立即告诉我们，那是易琳十岁生日时，收到的生日礼物，她十分喜爱。

看来，她有意用那盒子来放置一些自己心爱的东西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又改变了主意。

促使她改变主意的原因，自然是她发觉了那盒子有古怪之处。

我想起，以前在我的经历之中，有人把来自外星的一件仪器当枕头，结果，那仪器所发出的力量，影响了脑部活动，使那人“梦见”了许多古怪现象。那么，易琳曾不断地听到“呼唤”，是不是由于这盒子的古怪力量所引致的呢？无论如何，把这盒子的来历弄清楚，是当务之急。

还有一个极有用的线索，是那柄形状奇特的锁匙，盒子虽然不在了，总算锁匙还在，研究这柄锁匙，多少可以使那盒子的真相，透露一二。

我把自己行动的步骤说了出来，并且表示会和白素在这里过夜，看看是不是会有什么变化发生。

易琳父母很胆怯：“要是你们也不见了，那叫我们办呢？”我没好气，沉声道：“那你们也把自己关在房间中，希望也失踪 至少，有机会可以和你们的女儿相会！”受了抢白，两人神情尴尬，不敢再说什么。

朱警官道：“我能做些什么？”我道：“正要托你把这柄锁匙，拿去给我两个朋友去化验研究，你可以把发生的事告诉他们。”朱警官真的对我的故事相当熟悉，一听就欢呼起来：“戈壁沙漠！”我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他们。他们有最好的设备，若在他们那里没有结果，别处也不会有，我这就打电话给他们。”虽然其时是正常人睡觉的时候，但戈壁沙漠绝非正常人，自然也不必依常规行事。

电话接通，我把大致情形一说，两人就争着说话，兴奋莫名。

我道：“别太兴奋，温宝裕不知所踪，吉凶难卜。”两人道：“这小子不有事吧？”他们其实也很担心，所以语气犹豫。

我道：“为什么他不至于有事？不见得有一个保护神专责保护他的安全。”两人道：“他确实有保护神，蓝丝就是。”一句话提醒了我，不禁用力在自己的额上拍了一下，立时向白素看去，白素也立即道：“我这就和蓝丝联络。”不但是因为蓝丝是一个神通广大的降头师，也为了蓝丝和温宝裕之间，有十分奇妙的联系，接近心灵相通的程度。

如今温宝裕下落不明，若是有人能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自然非蓝丝莫属。

白素也在开始和蓝丝联络，现代通讯设备的进步，使相隔万里的人，

有必要时，随时可以通话，等于人人都有传说中的“万里传音”的魔术一样。

当白素和蓝丝通话时，我又想到，传说中的许多魔术，有一些已经变成了事实，人们就不以为奇。还有一些没有变成事实的，一些人便加以抹杀，说什么不科学，这种处事态度，当真幼稚之极。

放下了电话，白素道：“她也正感到小宝有点事发生，正想和我们联络她尽快赶来。”我道：“好极，各路人马齐出动，事情当然容易解决得多。”朱警官已告辞去找戈壁沙漠，我和白素又回到了易琳的房间之中。

一夜易过，在这一夜之中，我和白素又作了不少假设，但是都不得要领。易琳父母也一夜未曾安睡，我们听到他们的脚步声、咳嗽声，不断传来。

在曙光涌现的时候，我心中不禁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寒意袭来。因为凡是失踪，总是愈久找不出头绪来，凶险的程度就愈高。尤其这次两个人失踪，并非寻常的失踪事件，而是神秘莫测。如今已过了那么久，什么头绪都没有，凶险程度之高，可想而知。

我和白素互望，白素虽然一直行事镇定，但当朝阳透进窗子，映在她脸上时，也感到她脸色苍白之至。

我和她都在，一夜已过，我们并没有失踪，也就是说，发生在易琳和温宝裕身上的事，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。

我走向房门口，打开房门，看到易琳父母正站在房门近处，两人的脸色，自然要多难看就多难看，名副其实的脸无人色。

易母一开口，语音干涩之：“没有……没有……”白素道：“没有进展。”易母转过头去，抽搐着，易父轻拍她的背部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安慰才好。

就在这时，门铃声大作。我反客为主，找开了门，只见戈壁沙漠一人手中提着一只箱子，走了进来，朱警官跟在后面。

三人多半也是一夜未睡，朱警官看来神情憔悴，但是戈壁沙漠却精神奕奕。

他们一进来，戈壁沙漠向我和白素打了一个招呼，四面一看，就来到了餐桌之前，竟老实不客气把原来放在餐桌上的东西，统统搬开，空出了桌面来。然后，打开了他们提来的两只箱子，其一是一副电脑，另一是一部不知什么仪器。

他们的动作，熟练迅速之至，不消半分钟，便已接上了电源。

然后，他们转过身来，神情很是肃穆，一起叫了我一声，我吸了一口气：“你们有了什么惊人的发现？”我知道他们必然有了发现，而且一定惊人，这是从他们行动和神情之中猜出来的。

两人也吸了一口气：“不知道，要等你来分析。”他们一面说，一面操作。电脑荧屏上，已出现图形，是两柄“锁匙”。在荧屏上，锁匙以各种角度在缓缓转动，戈壁道：“这是一柄普通的金属制品，成份是铁和镍的合金，经过磁处理，是一具开启磁性锁的锁匙，虽然外形奇特，但是并无值得注意之处。”他一口气说下来，对那东西已下了结论。

我不禁发怔。这东西既然平平无奇，那么，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惊人发现了，那他们神情如此紧张，却又所为何来？我没有说什么，等他们作进一步的说明。

沙漠一挥手，戈壁操作电脑，沙漠道：“在那些照片上，我们有发现。”他向朱警官看了一眼，朱警官忙解释：“我把照片的底片，也请两位专家分析。”这位朱警官，行事很是周全，我未曾想到的事，他也想到了。

我点了点头，沙漠又道：“那盒子，从外面观察，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但是有两张是拍摄到了盒子内部的。”我忙道：“是啊，盒子内部银光闪闪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沙漠道：“请看！”这时，荧屏上现出了第五张照片的底片，从底片上看来，银光闪耀，是一种奇异的绿色，看起来更是模糊不清。戈壁按动了向个掣钮，负片变成了相片，看起来就是银光一片了。

沙漠道：“放大十倍！”荧屏上出现了放大十倍的情形，仍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。沙漠道：“我研究过了，能看得最清楚的程度，是放大八十倍。”随着他的解说，戈壁操作电脑，荧屏上出现放大八十倍的情形。

物体经过放大之后，看起来，会和肉眼所看到的情形，截然不同。

这时，已经可以看到，那盒子内壁的一片银光，原来是由一片一片鳞片状的物体所组成。

自然，放大的是照片，照片由微粒组成，一经放大，微粒和微粒之间，出现空隙，也就令得画面看起来模糊不清楚。

但那是很奇特的组合，还是可以看得到。这时看起来，第一片鳞片，比小指甲还小，有许多片。每一片之间，都有一个斜度，看起来，像是许多按不同角度镶成的镜片。

我心中犯疑：“这……是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，目的是使金属的光芒得以互相反射。”沙漠道：“或许是，但是请注意每一个小片中的阴影。”是的，每一个“鳞片”之中，都有不规则的模糊的阴影，还不如月球表面的阴影看来清楚。

我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沙漠道：“不知道，或许是什么信息用特殊的方法传递。”我摇头：“你们太敏感了，那只不过是金属片凹凸不平造成的阴影而已。”沙漠吸了一口气：“可是，这阴影却会变化。”我呆了一呆：“什么变化？”戈壁操作电脑，荧屏上现出左、右两幅照片，沙漠道：“显示盒内情形的照片有两张，角度一样，可以推定是连续拍下来的，时间不会相差一秒钟。照说，小片的阴影，不会差别太大。”我道：“理论上如此，但造成阴影的光线略有变化，也可以造成阴影上的不同。”沙漠道：“请看不同的程度。这里看到的七十余片小片，位置全相同，在假设一两秒的时间内，请看它们上面的阴影，竟没有一片相同，而且，是截然不同！”一经沙漠指出，再略一留意，情形确然如此。

其中形状相同的鳞片，显然是同一的，但是其中的阴影却完全不同，有的一边是一条长形，到了另一边就变成一团圆形。

沙漠又道：“请看这几片之上的阴影，其一是由圆形变成扁圆形，另一是由两个方形合并成一个，再一个是连串的圆形正在分开。所以，我认为那鳞片中的阴影，正在不断变化。”沙漠的说法，和他提出来的证据，都很有说服力。我和白素都点头：“是，是在变化。”我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有了这个发现，又怎么样呢？”是的，戈壁沙漠的发现，可以说是细心之极的观察结果，让我来进行分析研究，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发现。

但是，单发现一个现象是没有用，重要的是要找出这个现象表示了什么，代表了什么。

我望向他们二人，二人齐声一字一顿：“我们认为，这些小片是有生命的。”他们二人竟能得出这样惊人的结论来，我怔了一怔，实在没有法子第一时间接受。

沙漠道：“从阴影的变化来看，极类似某些单细胞生物，如变形虫在活

动时所起的变化。我们的结论，便是由此而来。”我定了定神：“那充其量也只能证明，在这些小片上，有生物在活动。”戈壁沙漠瞪着眼：“有什么不同？”我道：“大不相同——那小片本身不是生命，只不过是生命附在其上活动。”两人点着道：“这正是我们的意思。”这两个人，有时会有点夹缠不清，所以我也不和他们再争下去。两人又道：“有生命在活动，就必然有能量放出来——”我不等他再往下说，就作了一个手势：“等一等，问题不能如此简单化。”

第六部 五百年老店

两人又冲我瞪眼：“不对吗？”我道：“生命的活动，固然可以有能量放出，但没有生命的活动，一样可以有能量放出。如果这些小片是放射性金属，如果这些小有接收外来能量的能力，也都能放出能量。”戈壁沙漠各自击掌：“总的结论，还是一样的：这盒子，能放出某种力量。”接着戈壁道：“这种能量，必然能直接影响人脑的活动，刺激人脑去接收它。”沙漠用力一挥手：“所以，就使易琳不断感到了那个呼唤。”我等两人说完，想了约十秒钟，才鼓掌：“好，这是可以接受的假设。”戈壁沙漠大是兴奋，我道：“那么，进一步，如何假设两个人连同那只盒子的失踪呢？”两人眨着眼，戈壁道：“既然那盒子有能量放出，就可以做任何事，正如按下下一个按钮，可以只是着亮一盏灯，也可以是射出一枚火箭。”我道：“请你说明白一点。”沙漠道：“总之，是这盒子的力量。一切不可思议的事，都是这盒子造成的，这是一只魔盒，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。卫斯理，照你的说法，就是不属于地球人的力量，来自外星。”我闷哼了一声，对他们引用我常说的这句话，我自然不会不同意，但他们还是未曾说出具体的意见来。

白素在这时道：“两位提出的这个概念，很有意思。我的理解，不知对不对，请两位指正。”两人忙道：“请说，请说，大家一起研究。”这两个家伙，一面说，一面还向我瞪了一眼，像是表示白素知的比我多。

白素道：“易琳之所以不断听呼唤，乃至她失踪，以致温宝裕也失踪，都是那盒子在发出某种力量之后造成的。”两人道：“我们的意思，正是如此。”白素一扬眉：“那么，何以盒子本身也不见了？难道盒子的能力，可以使它自己消失？”我忍不住插口：“要是有人可以扯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，你的问题倒很容易有答案。”戈壁沙漠老羞成怒：“你别打岔好不好？”我不再出声，因为他们达成这样的分析，已经不是易事，没有必要再去嘲讽他们。

然而，对于白素提出的这一点，他们也无法解答，很是发窘。

白素道：“是不是另外有力量使盒子消失，或者，这盒子本来就有令自身消失的力量？”戈壁沙漠一起苦笑：“老实说，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。”白素向我望来，我道：“我同意那盒子有古怪，戈壁沙漠的假设可以成立，所以，我下一步的行动，是去追寻这盒子的来历，由陈民旧货店开始。”戈壁沙漠听到我终于还是支持他们的假设，显得很高兴，于是继续发挥起来。

两人道：“根据卫斯理的推论，传说中的什么法宝之类的物件，全是外星人遗留在地球上的东西——”我点头：“是，我确然如此认为，这种说法，

在这件事上也用得上？”两人对于我的理论，运用起来居然比我还要纯熟，这使我很佩服。

他们毫无犹豫地道：“太用得上了，在众多法宝之中，有一种是专可以把人吸进去的，‘嗖’的一声，人就被吸进了法宝之中。这类法宝，可以有许多形状，有时是一只葫芦，有时是一只布袋，有时是一只盒子。”他们说到这里，突然一起叫了起来：“有了。这类法宝，也有本身通了灵，会自由来去，遨游天地之间的，甚至还有会变成人的。这就说明了何以那只盒子自身也消失的可能了。”他们说得很起劲，但是听的人，一时之间都没有言语，那自然是需要把他们的假设略作消化之故。

其实，他们已说得很明白了，那盒子是一件“法宝”，可以把人吸进去，也会自由来去。

他们没有说到的是，这一类法宝，多与宝主人心灵相通，人、宝虽然相隔很远，但只要宝主人意念一动，法宝也就接受遥远控制，会依宝主人的心意行事。又或者，正如他们所说，法宝本身通了灵，已有主宰行为的能力，那就更神奇了。

那只盒子，不但有古怪，而且是一件所谓法宝。根据我的理论，那是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东西，也不排除有外星人在暗中主持的可能。

我把消化了的结论说了出来，戈壁沙漠齐声道：“就是如此！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很好的假设，昨夜一夜未睡，也未能这样的结果。”朱警官颓然：“那么，这就不是警方的能力所能起作用的了！”戈壁沙漠道：“不然，或许那盒子摄了两人之后，不知在什么荒山野岭又将两人放了出来，警方还是要到处留意。”朱警官对两人的分析，也十分信服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我又重申：“看来，把那盒子找出来是当务之急，对解决问题大有帮助。我这就到陈民旧货店去。”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，易琳父母一直在旁，他们自然插不上口，而且，在他们的脸上，也有着如梦似幻的神情，直到这时，两人才不约而同齐声道：“天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白素立即回答了他们这个问题：“到如今为止，还不知道。”我、朱警官和戈壁沙漠一起离去，白素坚持留在易琳的房间中。

虽然经过昨晚在易琳的房间中，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是那盒子已被我们分析为“魔盒”，大有可能具有穿透密室，来去自若的魔力。那么，白素留在房间之中，也就可能发生任何预测不到的事。

所以，我感到很不放心，期期以为不可。

白素笑道：“不是你常说吗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我苦笑：“今天是怎么啦，老被人家‘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’。”白素笑道：“总是你去冒险，我也要趁热闹，冒一次险过过瘾。如果真有什么事发生。”我心中一动，心想：易琳和温宝裕突然没有了踪影，了无音讯，那是事先没有准备之故。若是有了准备，失踪事件又发生在白素身上，或许可以有办法使我们知道她身在何处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我就向戈壁沙漠望去，说明了我想到的。两人立时点头，戈壁取出了一只如普通手表大小的东西来：“这仪器发射的讯号，直上人造卫星，再由人造卫星反射下地球，一个在尼泊尔发讯号的人，在瑞典也能知道他的所在。”沙漠补充：“至于人离开了地球会怎么样，由于未曾有过这个例子，所以是未知数。”白素接了过来：“好，我姑且带上。我希望我也失踪，因为我觉得愈多人失踪，愈能使真相快些明白。”我望了她好一会，

明知她的应变能力在我之上，仍总觉得有点不放心。

我只好没话找话说：“看来蓝丝快来了，她若有什么发现，先通知我再进行。”白素答应着，我依依不舍离开，在那幢大厦的门口，戈壁沙漠和我分手之前，低声问我：“你的情形有些特别，可是有什么预感？”我皱着眉：“难说得很，事情极度诡异，我们一点关绪也没有。你们的假设虽好，可是一只盒子能把人吸进去，又能自由来去，这……这可是我从来也未曾面对过的怪异！”两人摊了摊手：“那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！”我喃喃地道：“要是我和白素一起被吸进去，倒也罢了，若只是她一个……”两人神情不安：“我们的假设，不一定是事实，你是不是担心过了头？”我有点惘然：“不知道。”我抬头向上望，超过二十层高的大厦，在这个城市中多的是，毫夫例外的是有许多许多窗子。虽然文学家说过，每一个窗子后面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，可是谁又能想到，在其中的一个窗子后面，会发生如此怪异莫名的事。

我带着感叹上了车，照朱警官查到的陈民旧货店的地址驶去。

那是一条很狭窄的横街，有不少旧货店开设着，而且是旧式的那一种

这一种旧货店的物品，大多数来自当铺：有人当了东西在当铺中，到期不去赎回来，这东西就成了“断当”品，流落到这一类的旧货店中来。

我一审察到这种情形，心中就一凉，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要追查一件东西的来历，那是加倍的困难。

沿着门牌号码，我找到了“陈民旧货店”，在众多的同类店铺之中，它的门面特别窄，店门的一边是橱窗。别家的橱窗中，陈列的自然是货品，可是这一家，橱窗之中，却用极精致的红木架，竖着一块约一公尺阔，两公尺高的木牌。那木牌其色乌紫沉沉，又遍布细布白色的小纹理，我一看就怔了怔，那竟是上好的紫檀。

而且，看来这一大幅紫檀，还是一整块的。紫檀这种珍贵之极的木材，几乎已可以进入神话的殿堂了。一家旧货店的橱窗之中，有这么样的一幅紫檀，这固然也说明了这家店子的身份，非同凡响。

我走近些去看，只见那幅紫檀上，精工浮雕着一篇四六骈文，约有两百来字，字迹苍劲，是一笔颜字。

我大感兴趣，起初还以为那是商品，因为看来很像是一幅屏风，及至看完那篇文字，才知道那是陈民旧货店的店规。再看文末的记载，竟是“大明崇祯元年秋月”，好家伙，已经有四百年历史了！

那篇文章的意思是说，人世间的宝物，很难固定地在一个人之手，常常流转不定，今日在他之手，明日就可能流入你的手中。宝物无常，居者惜之，每一件宝物都曾经有人爱护珍惜。旧货买卖，居中玉成，也就不是等闲的商贾可比。

这家店的宗旨，是只售卖或收购上等的精品，决不滥竽充数，这是买卖古物的宗旨，若不识货，大可光顾他店云云。

看这篇文字，虽然也可起到招揽顾客的作用，不过，把客人赶走的成份，似乎更多。

当然，这样做也可以杜绝外行人或无意购买者来浪费时间，可知道位在明朝末年，创办了这家旧货店的陈先生，真是一位古物爱好者，他故意把“古物”称为“旧货”，自然也有几分傲视同侪，故作谦虚之意。

我心想，自明末到如今，少说也传了二十代，不知道那些后人是不是还保持着原来的作风。从店面和橱窗看来，这一点倒可以有肯定的答案。

我心中更大的疑问是：作风这样古老的一家旧货店，照说和易琳这样的新时代青年，很难扯得上关系，易琳是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买东西的？而且，从刻在紫檀上的那篇文章的口气来看，这店中的东西，全是珍罕之极的宝物，易琳用了多少钱买那盒子的，她负担得起吗？我一面想，一面已推门走了进去。这城市的商店，都是打开门做生意的，极少关上了门的，这只怕也是怕途人顺脚走进来的意思。

随着门推开，有两下极清脆的银铃声，随之响起。

店堂很是阴暗，足有一两秒时间，几乎什么也看不到。我停了一停，这才看到店堂很少，根本没有货品陈列，只有一组椅、几，倒是一看就知道是明朝家私中的精品，堪称罕见。

店堂中一个人也没有，只在几上放着一叠书刊。

我提高了声音：“有人吗？”在询问时，我看到有一扇门通向里面，连问了三遍，门才打开。一个中年人，神情疏懒，衣着随便，走了出来，打量了我一下，问：“有何贵干？”我心想，这旧货店根本不存心做生意，真不明白易琳是怎么会来向他们买东西的。

我沉住了气：“正是有事请教。”我说着，已拿出了那盒子相片来：“请看一下，这是不是之前，一位女孩子在贵店购买的物品？”那中年人先是老大不愿意地凑过来看，一看之下，现出了很是错愕的神情，他点头：“是。这是本店卖出去的物事。”我第一个问题是：“请问，这是什么？”那中年人呆了一呆，答得也妙：“这是一只盒子。”我挥了挥手：“这盒子，何以会称作宝物？”中年人摇头：“它是宝物？我不知道，宝在何处，倒要请教。”他反倒问起我来了，真叫我啼笑皆非。

他的神情之中，充满了疑惑，却又不像是假装出来的。

我有点不耐烦：“你对于自己出售的货物，不能确知什么？”对方也有点恼怒：“我当然确知，那是一只盒子！”我沉声道：“那盒子是什么来历？有什么特别之处？你确知？”那中年人的脾气，也不是太好，他一翻眼：“关你什么事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走！请你离去。”他不但说，而且动手，向我用力推了一下。这一推，自然推不倒我，我纹丝不动，但是我没有还手，是我态度差在先，怪不得他。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有一些事发生了，你不回答我的问题，警方也会来向你查询，到时，你还是要回答的。”大凡经营旧货店，总有些来源不清不清楚的货物，就算清白无比，也经不起对每一件货品加以盘问，所以都避免和警方接触的好。

那中年人一听得我那样说，呆了一呆，我趁机报了自己姓名，向他伸手：“陈先生，很高兴能认识你。”他是“陈民旧货店”的店主，姓陈是应该的。他听了我的名字之后，略呆了一呆，一面也伸手和我相握，一面打量我：“你就是那个……卫……”我不等他说完，就道：“如假包换。”他笑了一下，虽然笑得勉强，但是气氛显然已比刚才好了许多。

他道：“请坐，请坐。”我在那明式的座椅上坐了下来，他来回踱了几步，才道：“有了什么问题？我们祖传的老店，有不少货物都是上代传下来的，像你现在坐着的椅子就超过四百年了。没有人光顾，也就一直留在店中了。”我问：“你是说，那盒子的情形也是一样？”他摊了摊手：“是！”我大是起疑，又向店堂四面看了一下。店堂中除了这一套明式家私之外，还有墙上的几幅字画，除非那盒子当时也是摆在店堂的，不然，易琳实在没有理由会把它自店中买走。

我立时问：“你可还记得，把这盒子卖给什么人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当然记得，一个女学生。当时的情形——他说到一半，陡然住了口，现出了很是怪异的神情，一看就知道当时的情形，有些特别。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请说当时的情形——愈详细愈好，别漏掉任何细节。”店主人在我身边坐了下来，搓了搓手，态度大是好转：“卫先生，不怕你见笑，陈民老店的确出售过不少非同凡响的珍品。所谓店大欺客，所以，若是没有来头的顾客，根本不肯接待，这在橱窗中的那幅紫檀上，已刻得很明白了。”我点头：“是，我且有亲身体会。”店主人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对，反倒傲然一笑：“所以，平日来往的，全是古物界知名人士，且多是预约的，绝少自动上门来，所以——”所以，那天易琳上门的时候，店主人的态度，可想而知了。

易琳在阴暗的店堂中，连问了七八声“有人吗”，店主人这才慢慢踱了出来，一见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扬着头，懒懒地问：“有何贵干？”易琳开门见山：“我要买一件东西。”店主人这才说了一个开头，我已心中大疑，因为照他的说法，易琳竟是专门上店来买东西，而不是因为看到了东西才动意购买。

这就怪不可言了，易琳何以知道这店中有她想要买的东西？我忍住了没问，因为我想到，店主人没有欺骗我的理由。果然，店主人再说下去，情形比我起疑的更要古怪了许多倍，简直怪不可言。

店主人一听易琳如此说，就准备逐客了，他道：“小店只怕没有尊驾要的货品！”他卖的是旧货，说话所用的旧货，说话所用的词汇，也带着三分古意。

易琳的神情，很是古怪，在好奇之中，带有几分迷惘。店主人注视着她，益发以为她是来捣蛋的，可是一时吃不准她想干什么，所以全神戒备。

易琳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要买一只盒子，你店里面有。”她在讲话的时候，极难形容是怎么一种情景，总之，和正常的说话不同。店主人想了想，才感到易琳不像是在自己说话，像是在背书。

这也使他感到，那可能是有人教了她这样说，她学着说了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怪腔调。

店主人想到这里，自然而然向外看了看。透过橱窗，约略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。

店外的街道上，行人匆匆，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在。

易琳说话的语调，虽然古怪，但语气却很是肯定。一时之间，店主人倒也不敢怠慢，问：“不知是什么盒子？”店主人这一问，很是合情合理，因为盒子这种器具，在古物之中，另成一类，珍品极多，他店中也确实不少。

易琳见问，想了一想，仍像是现学现买一样，说了那盒子的形状、大小。

店主人一面听，一面想，一面摇头：“没有，小店并无此物。”易琳坚持：“有的，这盒子有一柄锁匙，匙首作梅花瓣形。”店主人奇道：“小姐是从何处听人说小店之中，有如此这般的一只盒子的？”易琳的回答，更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她竟然答道：“我不知道！”我听店主人进述到此处，真是忍无可忍，闷哼道：“她不知道，这像话吗？”

第七部 蓝丝到

店主人一听到我这样说，一拍茶几：“是啊，这不像话，我只想她早点离开，不知她会出什么花样！”当时，店主人不好出手推易琳，只是不断挥手：“去！去！别来胡闹！”易琳却道：“或许是贵店存货太多，一时记不起来。”店主人怒道：“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少来生事！”易琳侧头想了一想：“在玄字号箱中，你不妨去看一看，编号六十七。”易琳此言一出，店主就呆了，作声不得。

我听店主人叙述到此处，也作声不得。

因为我感到事情比我想像的，要复杂得多。

易琳去买这盒子，本身已是怪异莫名的一件事。她显然不是凭自己的意愿行事，而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，才去行事的。

不然，她怎么可能知道她要买的盒子藏在什么地方，这货店是五百年的老店，有不少陈年旧货连店主人也不知道，她怎么会知道？那一定是有人告诉她的。告诉她的，又是什么人，何以能知道旧货店的底细？由此，也可知易琳在找别人诉说她的遭遇之际，只不过说了极小的部分，说及了她感到有声音在向她呼唤这一点而已，还有许多，她隐瞒了不说。

这使我感到易琳这女孩子的行为，很是可恶，我自然而然发出了不满的哼声，而且，若不是温宝裕也牵涉在事件之中，离奇失踪了，我真会就此不再理这件事了。易琳一本正经找人商议，人家全心全意对她，她却对别人隐瞒事实，这样的行为，岂非可恶之至！

店主人当时双眼睁得老大，盯着了易琳看，易琳的神情，也像是在期待着什么，显得很紧张。这一点，店主人很是肯定，因为他虽然在听了易琳的话之后，大是震动，不明白易琳如何能知道他店中的秘密，但是他心中另有想法，所以勉力镇定心神，仔细观察易琳，这才看出了她相当紧张。

店主人心中的另有所想，很有意思，也要约略介绍一下。这家店有那么悠久的历史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店中珍品极多。而且，旧货这东西，没有一定的标准行路，一件本来不值钱的玩意，若是忽然有一个以上的收藏家中意了，价钱可以被扯得极高。

所以，旧货店的大批存货，是一笔无可估计的财富。创店的祖宗，曾有明训，这家店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可以分钱，不能分货，货是家族共有的。

经历了那么多年，家庭繁衍，人数众多，可想而知。近三四十年来，由于时局的变迁，如今这店主人的父亲，趁兵荒马乱之际，把店存货物及早运出了战乱地区。几十年来，和家庭中其余人断绝了音讯。

及至传到如今这店主人，全部货物，等于都归他一人所有了。

但店主人父亲临终之际，向店主人说起过老店的传统，告诉他店中货物全都储放在八只大木箱中，大木箱以“千字文”顺序编号，天地玄黄宇宙洪流。每箱中有几十件珍品，有一份名单，是家传之秘，只为有份拥有这财产的人才知道。

几十年来，店主人的父亲独吞了这笔财富，也时时在提防有族人找上门来，所以这时，店主人一听得易琳这样说，心中一凛。首先想到的是，这女孩一定是知道这个秘密，想来共享财富了。

这其中的隐秘，我第一次和店主人见面时，他并没有告诉我。那是，他以为我是易琳的代表，找他来谈条件的，所以对我很是忌惮。

正因为其中有了这一重曲折，所以使事情的进行起来，倍觉困难。

当店主人讲到此处时，顿了一顿。我想了一会，没有头绪，就自然而然问：“她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店主人反问我：“是啊，你说，她怎么知道的？”店主人是在刺探我，我其时根本不知道他另有鬼胎，所以只感到好笑：“我在问你啊！”店主人吸了一口气，没有回答，我也不在意，催他说下去。

那时，店主人呆了半晌，问的也是这句话：“小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易琳的回答，古怪之至：“我不知道，你也别管，只管去看玄字号的箱子，我要买那只盒子。”店主人吸了一口气，向易琳问了许多问题，先问姓名，再问祖籍，等到易琳一一回答，店主人肯定了她和自己的家族决无关连，这才又问：“你是不是听了什么人的指使来找我的？叫那人来见我。”易琳摇头：“我不知道是什么人，我也没见过。你是不是有那盒子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店只积货太多，我也不肯定，我去查看，需要时间，你且等一等。”这一查，足有一小时之多，易琳很有耐心等着。店主人果然在玄字号大木箱之中，找出了那只盒子。

当他把盒子放在易琳面前时，易琳很是兴奋，叫道：“真有这样一只盒子啊！”听她这样叫，像是她原来也不能肯定自己所说的话。这更可以证明说的话，是有人教她的。

店主人沉着脸：“看来，你比我对店中的存货更熟，或者是，叫你来的人比我更熟。”易琳却一点也听不出店主的话中别有所指，只是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店主人又问了她许多问题，都是暗示她是不是受了人指使，想来分产的，可是易琳几乎对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“不知道”。

店主无可奈何，易琳这才问：“这盒子，你要卖多少钱。别太贵，太贵了，我可买不起。”旧货本无标准价值，那只盒子在存货之中，不是什么起眼的东西，也没有文字记载那是什么样的宝物，看来只是一只盒子。

店主当然知道，他的祖宗将之郑重之的放在玄字号大木箱中，必有道理，但是他既然看不出什么好处来，也就不太着意。

再加，他仍然一心认为易琳怀有争财产目的而来，所以灵机一动，决定卖一个好，于是他道：“古物无价，既然小姐你喜欢，我送给你好了。”易琳一听，大喜过望，失声道：“真的？真有这种事，那太好了！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说着，她就将那盒子紧紧捧在怀中，店主人给了她一只纸袋，她把盒子放进去，转身就走。

店主人呆了半晌，仍不知易琳的来意为何，心中一直很忐忑不安，等到我找上门来，他更以为我就是主使易琳去买盒子的人。

但是说下来，他又觉得我不像，所以，在他告诉了我，他和易琳“交易”的过程之后，他望了我半晌，才道：“你真正目的是什么？先父临终时曾说过，有本族亲人前来，一定要依礼相待的。”他这样说，倒令我莫名其妙，瞠目不知所对，他才把这其中的曲折说了出来。

我失笑道：“我对贵店的财物，并无兴趣，也不是你的族人，你只管放心。”店主人的神情，说明他对我的放仍是半信半疑，我又道：“我想知道这只盒子的来龙去脉，请你尽可能告诉我它的资料。”他一口回绝：“没有，根本没有任何资料！”我责问：“珍藏的货物，难道没有任何资料？”他道：“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这盒子，属于没有资料的一类，我也不知它的来历，不然，我也不会将它随便送人了。”我吸了一口气，他反问：“那盒子怎么了？”我苦笑，只好以易琳的回答来答他：“不知道。”他也没有再问什么，我准备告

辞，他才道：“卫先生，有关本店的事，希望你别张扬。”我道：“放心，我不会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已向门口走去，才走到门口，忽然听到有人大声道：“他骗人。”我呆了一呆，随口问：“谁骗人？”我一面说，一面看是谁在向我说话，可是在店堂之中，除了店主人之外，别无他人。

那时候，我还没有打开店门，就算有人隔着门向我说话，我也不会听得那么清楚，更何况店门之外，根本没有人。

那么，难道是店主人在向我说话？一来，并无第三者在场，“他骗人”三字，若是出自店主人之口，全然没有着落。二来，看店主人一副错愕的样子，也可知不是他说话。

我疾声问：“谁在说话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是你啊，你在问，‘谁骗人’。”我挥了挥手：“在我之前。”店主人睁大了眼睛：“之前，多久之前？”我道：“你没有听到有人说：他骗人？”店主人神情骇然：“没有，除了你问的那句话，我没有听到什么！”我正想责斥他：你骗人！

可是一张口，还没有声，就又听得有人道：“他没骗人。”我整个人震动起来——绝对可以肯定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形之下，我听了第三者的语声。

可是，我立时镇定了下来，虽然其时心跳加剧，但那是由于兴奋，多于惊惶。

因为，我想到是怎么一回事了！

我不是“听到”了声音，而是“感到”了有人在说话。我感觉得到，一人感觉不到。

而且，我也立即想到，我进入了和易琳遭遇相类的境况之中。

易琳曾感到过有人在向她呼唤，这时，我更进一步肯定，主使易琳进这家个货店来买那只奇异盒子，而且告诉她盒子藏在何处的，一定也就是我现在感到的那个声音。

令我兴奋的原因是，只要我进入和易琳相同的境况之中，我就有可能也“失踪”，从而解决整件事。

所以，我吸了一口气，心中在转念，怎样和我感到的那声音沟通。

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可以凭思想与之沟通呢——这种情形，我曾有过类似的经历：陈长青魂兮归来时，我就是这样和他沟通的。

但是，此际，我还没有想什么，便又感到声音了那声音：“向他玄字号箱第六十八号那东西。”这时，店主人神情怪异，目光闪烁，一副心怀鬼胎的样子。

我直视着他：“玄字号箱，第六十八号那件东西，你，拿出来。”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说的这句话，一点概念也没有，只是照吩咐直说而已，所以，语气自然不免有古怪。

店主人一呆，道：“那东西，不是……给了易小姐吗？”我一扬眉：“给易小姐的是六十七号——”就在这时，我灵光一闪，想起我问他有没有和那盒子有关的资料，他说没有，这才接上了我听到“他骗人”这三字的。

由此可以推断，那六十八号的物件，有可能就是有关盒子的资料，至少也和盒子有关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我伸手指住了他：“你骗人！那六十八号的物件，你拿出来！”店主人脸上阵发青，但是他也立即镇定了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凭什么命令我拿属于我的东西出来？”他这样责问我，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

我瞪着他，等着那声音的指示，可是一片寂然，我根本感不到任何声音。

店主人急步走向前，推开门：“请你离开，我不欢迎你，走！”既然曾发生过那么怪异的情形，我如何肯走。我盯着他，又过了一会，仍是音响寂然，情况尴尬，店主人已经开始怒吼着赶人了。

他推了我几下，我一伸手，抓住了他的手腕，他杀猪也似的大叫起来，我沉声道：“告诉你，那盒子的神秘，超乎你的想像之外！”他一面挣扎，一面叫道：“何消你说，我知道！”他这一句话才叫出口，我呆了一呆，他也呆了一呆，知道自己说漏了嘴，一时之间，店堂之中，又静了下来。我松开了手，只听得他不断喘气，一面又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”我冷笑：“你别再装样了，你知道得比我多，不过我仍然劝你和我合作，不然，你得不到什么——只能得到麻烦，因为由于这盒子，已经有两个人失踪了，其中一个普通的女学生，倒也罢了；另一个却神通广大，是一个降头之后的未婚夫。”接下来，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，使他明白温宝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当然，强调了他和蓝丝的关系，以及蓝丝是什么身份。

最后，我的结论是：“你可以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玉皇大帝，但是我绝不认为如果你给一个降头师逼供是愉快的事。”店主人给我说得脸孔，我又道：“而且，冥冥之中，有一股力量和你过不去，刚才，我就听到了声音，告诉我你在骗人，又告诉我六十八号物件有着关连。我相信，易琳也是由于这声音主使，才会来向你索盒子的。我想你应该自求多福，能保持现状就不错了，贪念一起，只怕会死无葬身之地！”这一番话，自然更有警觉作用，店人大口喘气，四面张望，神情又是惊恐，又是不舍，口唇颤动，好不容易才进出了一句话来：“可是那……盒子……和聚宝盆有关，它……有可能是一只聚宝盆！”我吃了一惊，失声道：“你说的是什么聚宝盆？明朝沈万三的聚宝盆？”他叹着声音叫：“天下哪里还有第二只聚宝盆。”我一把抓住他的衣襟：“你知道什么是聚宝盆？”他反抓住我的手：“我本来不知道，是看了你的记述才知道的。”他在这样说了之后，忽然激动之极，叫了起来：“我就知道你迟早会出现，你专门破坏奇珍异宝，哪里有宝物，你就往哪里钻，没有人讲得过你，你一出现，就是大灾难！”他用这样的我闻所未闻的话攻击我，令得我目定口呆，我松了手，望着他。他重复了几遍，才大口喘气，搓着胸口。

我冷笑道：“事关人的死活，我不能不管。再说，就算那盒子是奇珍异宝，你送了人，就不是你的了。”店主人疾声道：“只要我找到易琳，我就有办法要它回来！”他这样一说，我倒明白了。

我知道当他把盒子送给易琳时，并不知那盒子有什么珍奇。但在送了盒子之后，他才发现那盒子“和聚宝盆有关”——他多半是从六十八号物体中获知这一点的。

那时，他已立定主意要追回那盒子来，可是易琳走得匆忙，并没有留下联络地址，所以他只好守株待兔，等易琳出现。

他没等到易琳，却等到了我，这才对我充满了敌意。

明白了这样的来龙去脉，我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：“你放心，我只要他们安全回来——那盒子可能是令人失踪的主要原因，所以我极需知道有关它的一切，六十八号物件是不是对这盒子有充分的说明？”店主人喃喃地道：“那盒子能令人失踪？这……怎么可能，你又听到有人告诉你——”我大是不耐烦，喝道：“你别再罗嗦，真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么？”这家伙当真十分

无赖，我已把话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，他心中也不是不忌惮，可是世上真有这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，他定了定神，又恢复了以前的态度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想公开属于我的东西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伸出手来，作了一个“请出去”的手势。

我不禁火往上冒，正在想应该如何对付这家伙才好，忽然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掉下来一只黄豆大小的蜘蛛，通体鲜红，一下子落在他的手心之上。

那小蜘蛛除了颜色鲜艳之外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，但是一落到了店主人的手上，店主人就全身一震，面肉抽搐，像是落在他手心之上的，是一粒烧红了的炭一样。

接着，他张大了口，发出低沉的“啍啍”声，而且，满头满脸都沁出了汗来，看他的神情，分明正感到极大的痛楚。

奇怪的是，他仍然伸着手，任由那蜘蛛停在他的手心之上，并不把它摔掉。

一见到这种怪异的情景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：蓝丝到了。

我忙叫道：“蓝丝，是你吗？”店门应声推开，进来的人，正是蓝丝，只见她神情阴沉可怕——我认识她以来，从来也未曾见过她有如此可怕的神情。

蓝丝用极阴冷的目光盯着店主人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为了保护你的财物，见死不救吗？”蓝丝人还未出现，就用那小蜘蛛对付店主人，那店主人固然可恶，可是蓝丝一上来就施术，我也不是很同意。可是此际，我听得自蓝丝的口中，竟然有“见死不救”这样的话，不禁大吃一惊。由些可知，温宝裕的处境，凶险之至。

所以一时之间，我不出声，任由蓝丝发挥。

蓝丝又道：“你喜欢吃罚酒，我就请你吃个够，什么时候你不想吃了，就告诉我。”店主人这时的样子，甚是可怕之至，全身剧烈发抖，“啍啍”之声虽然低沉，但是听来惊心动魄。他看来已不能说话，双目之中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，蓝丝的话才说完，他竟然一声怪噪，双膝一曲，向蓝丝跪了下来。

蓝丝闷哼一声，一抬手，那蜘蛛吐出一股红丝，黏在蓝丝的手指之上，随即到了蓝丝的手中。

店主人伏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蓝丝喝道：“快把和那盒子有关的东西拿出来！”店主人一面喘气，一面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蓝丝走过去，一把抓住了店主人的头发，就把他提了起来。

蓝丝对付店主人的行为竟然如此粗鲁，我低声叫了她一下，蓝丝冷笑：“不必对他客气，他祖宗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那些留下来的东西，多半是巧取豪夺而来，其中不少还牵连着人命在内，阴魂不散，会向他索命，他自己心中有数，我这是在打救他！”蓝丝这一番话，我不是全部明白，可是看店主人，真是“心中有数”，他仍被蓝丝抓住了头发，可是却连声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多谢……仙姑相救，我这就去……取那……东西。”

第八部 声音的来源

蓝丝喝道：“带我们一起去！”店主人挣扎着站了起来，我知道蓝丝会

来，但却绝未料到她会如此这般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突然出现。而且，她对于发生了什么事，像是胸有成竹一样，这更令我大惑不解。

我心中充满了疑问，想要问时，也不知千头万绪从何问起。蓝丝向我使了一个眼色，又向正在向内走去的店主人，指了一指。

我明白她的意思，是在说详情等一会再说，如今且小心监视这店主人，提防他捣鬼。

老实说，到那时为止，我只知道整件事有两个人神秘失踪，失踪事件和一只盒子有关，如此而已，没有别的资料。

看来，蓝丝比我知道得更多，难道她所会的不可思议的降头术，还包括了掐指一算，就知道来龙去脉的异能在内？当下，我看出蓝丝的神情很是紧张，显然是温宝裕的处境不是很好，我也不敢节外生枝，等蓝丝去进行，再随机应变。

店主人走向内，蓝丝和我跟了进去。别看那店的店堂甚小，进了内堂，却是一个很宽敞的厅，从厅左首的一扇门走出去，是一个天井，那天井，通向另一幢仓库式的建筑物。

那仓库相当大，店主人带着我们，自一扇小门走了进去，我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木箱，堆积如山，竟全是这家旧货店的货物！

这店外表并不惊人，但内在如此丰富，实在出人意表之外。

店主人向仓库一角一指：“那八只祖传木箱，就堆在那里……仙姑……那些古旧物件之中……你说有……阴魂附在上面？”蓝丝点头：“为数不少

你要是害怕，不宜接近。”店主人居然立时道：“是！是！”我看到这种情形，更觉怪异，蓝丝一伸手：“拿锁匙来。”店主人服贴之至，撩起衣襟，取下一串锁匙来，那是旧式铜锁的锁匙，蓝丝向我望来，示意我和她一起走近那八只大木箱。

那八只大木箱十分巨大，乌沉沉的，每一只足有一公尺高、一公尺深和两公尺阔，每两只一排，放在铁架子之上。

木箱上用红漆漆着老大的字，是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”八个字。

蓝丝和我走到木箱面前，我仍对蓝丝所说“有阴魂附在物件上”的说法，感到很模糊。

却见蓝丝深吸了一口气，也就在此际，我陡然又感到有人在喝问：“来者是敌是友，速速表明！”蓝丝一扬眉，看来她有了回答，但是我却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。

这时，我思绪紊乱之至，竭力想要理出一个头绪来，可是却又一无头绪可寻。

我正忍不住想问，蓝丝又向我作了一个“不要出声”的手势。

看她的神情，像是正极其专注地在进行什么事，可是表面上，却又一点也看不出来。

我知道，她在“进行”着的事，一定是通过她的思想在进行，是她思想的行动，不是她身体的行动。自然，也可以说，那是她灵魂的行动。

一想到了这点，我心中陡地一亮，我有点明白现在的情形了。

蓝丝如今的行动，既然是她思想（灵魂）的行动，那么，她行动的对象，自然也是一些思想（灵魂）。蓝丝的灵魂虽然未曾离体，但此际，她正和别的灵魂进行着交流沟通。

至于那“别的灵魂”是什么来由，蓝丝刚才也说得明白了。她说，

在那些木箱中的古物上，颇有阴魂不散，附在物件上。

那么，此际和她在打交道的，自然是那些附在古物上的阴魂了。

蓝丝的感受力特别敏锐，所以她一到，就能和古物上的阴魂作交流沟通。

事实上，许多人都可以和阴魂作交流沟通，我自己也有完整的经历。如今，由于我的感受力不如蓝丝，所以只能感到一些片断——我也感到了若干声音，可是无法取得阴魂传递过来的完整信息，也无法与之交流。

此际，蓝丝正在与附在古物之上，不知是何年何日何人的阴魂，正在交流沟通。

我想通了这一点，也就不再去打扰蓝丝。同时，我自己集中精神，希望多感受一些来自阴魂的讯息，可是却一无所得。

这时，我又想到，易琳感到的声音，那呼唤，以及她会知道在这店中有一只这样的盒子，大有可能也是由于感受到了阴魂在传达信息的结果。

假设她的感受能力有异常人，很是强烈，那么，她就易于和阴魂发出的信息，发生感应，听到阴魂的说话，和我刚才的情形一样。

她不断地听到有人在向她提及玄字号箱、六十七号、一只盒子、古物店，终于好奇心起，登门来求证，这才发生了一连串的事。

虽然，她得到了那盒子之后，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，仍然不得而知，但是整件事，从一无头绪到想通了这一点，可以说有了极大的进展。

我不由自主挥了一下手，蓝丝在这时向我投以鼓励的目光，显然她也知道我想到了什么。

这时，她已来到了“玄”字号木箱之前，拣出了铸着“玄”字号的钥匙，把锁打开。

那大木箱，是制造很巧妙的木柜，自两边打开一半箱子，内里全是大小不同的间格，每一格中，可放置一件物事。

有一半左右的间格是空的，其中的物品，自然早已不存在了，其余格子中的物品，一律都以深紫色的缎子包裹着。我立即在编号上看到了“六十七号”，其中只有一幅缎子在，别无他物。

紧挨着的六十八号，却是一件看来扁平的长方形的物事，像是一只盘子，也用紫缎包着，但显而易见，最近才打开过。

我闷哼一声，瞪了店主人一眼，店主人神情难堪，不敢和我对视。事情再明显不过，易琳取走那盒子后，店主人觉得事有出奇，就再查看放在附近的物品，在六十八号物品中，找到了有关那盒子的资料，所以，他正设法想取回那盒子来。

我伸手略指，蓝丝已取下了那物件来，抖开缎子，那不是一只盘子，只是一块长约五十公分，宽约三十公分，厚约一公分的板——不知是什么板，其色黝黑，当中有一个长方形的凹良，甚浅，不到半公分。

我一看到那凹良，就立即想到，若是那盒子放在上面，堪称天衣无缝。如果是那样，那么，这块板可以说是那盒子的一块垫板，那盒子本来是放在这块板上的。

也就是说，那盒子和这块板，是联成一体的一个组合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我大是兴奋，忙凑过去看。只见蓝丝看着那板，看来像是相当沉重，板是黑色的，但板上有着金光闪闪的字迹，一看便知道写的是汉字。

这种闪耀的金色，也一看就知道是用黄金的粉末书写的。用这种方法留下来的字迹，可以历几千年而不变，最能长久保存。

这时，只听得店主人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，他一开口说话，声音也十分刺耳，他道：“要是有什么阴魂不散的话，一定是附在这块板上！”蓝丝把那块板交给我，我一接过来，果然很是沉重，比铁板还要重。我掂了一掂，把它放在一个木箱之上，去看上面用金粉写的字。

却听蓝丝这时在问店主人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店主人喘着气：“自从我见了它……就觉得有阴魂……缠身！”店主人的话，十分值得注意，而且，也骇人听闻地，但这时，我却无暇兼顾，因为我被板上的那些文字所吸引住了。

在我专注着那些文字之际，我实在心无旁骛，所以只隐约听到店主人和蓝丝正在交谈，但是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却无法听得清楚了。

用金粉写在板上的字，可能是把金粉调在漆中书写的，所以一个一个字，清清楚楚留在板上，时隔数百年，仍然清清楚楚。

那是一篇短短的记述。这记述，在我看来，格外令我心跳加剧，是因为它和我若干年前的一段经历，有一定的送连。

若干年前的那段经历，我记述在题为《聚宝盆》这个故事之中，经过并不曲折，但却很是实在。一个科学家断言，明朝时，传说归沈万三所有的那只“聚宝盆”，是一具小型太阳能金属复制仪。

这金属复制仪，有复制金属的能力，就像人类已普遍使用的复印机，可以把文字无限次复印一样。

放一只元宝下去，它会复制出无数元宝来，所以成了聚宝盆，照这样的假设，那聚宝盆当然不是地球科学文明的产物了。我的补充分析是，这金属复制仪，不知是何年何日，由哪一个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东西。许多地球上的异宝，来历大抵类此。

那科学家得到了两片聚宝盆的碎片，想重制复制仪。

我可以断定他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，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来历不明的金属粉末，可能就是复制出来的。

但是，这科学家毕竟由于资料太少，所以无法进一步研究下去，他出发去找更多的聚宝盆碎片，从此一去无踪，再无音讯。

我也曾多方面打听他的下落，可是一点结果也没有。这时，忽然发现那板上的记述，竟和这件事有一定的联系。或者说，若是那科学家在，他必然可以有进一步的好解释，这就使我很是激动。

这篇记述，用第一人称写成，文末并无署名，但是有时间：洪武元年朱元璋帝号的第一年，也就是传说中沈万三的聚宝盆被皇帝夺走，敲碎了埋在城墙下的那一年。我立即推测，留下这篇记述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沈万三本人。

正确的时间，应该是在聚宝盆被夺走之前，他也意料到聚宝盆有被夺的危机，这一点，在文意之中，也可以推断出来。

这记述的文字不是很有文采，字迹也并不工整，可以看出商人的本色，由此也可以推断，那是沈万三亲自调了金漆写上去的。自然，记述之中，涉及了一个大秘密，所以沈万三不会放心让别人来记述，分享这个秘密。

这秘密，就和那盒子有关。

记述说：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信然信然。余自得宝盆以来，富甲天下，然福兮祸所倚，亦大于人君之嫉，不知何人，雷霆之震怒，降于己身，

终日惴惴，苦不堪言。尚幸余在得宝盆同时，又得宝盒一，即使死路在前，亦有生机，能通活路。此事，舍余一人之外，再无人知，人看之威，亦难以相加也。宝盆宝盒，纵余活路，则余虽死而犹生也。”这一段记述，并不难懂，可是，却又令人迷惑之至。蓝丝阅读汉字的能力并不很高，她和店主人的谈话告一段落之后，来到我身边，问：“这上头，说了些什么？”我先照读了一遍，再解说了一下。我当然不可能解释得完全明白，因为记述之中的一些句子，连我自己也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
蓝丝立时提出了最难明白的几个字：“什么宝盆宝盒？什么叫死路变活路？怎么虽死犹生？这记述究竟想说明什么？”蓝丝连聚宝盆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，自然更是莫名其妙。

我先把聚宝盆的来龙去脉，对蓝丝说了，然后望向店主人：“这记述，我推测是沈万三亲自写上去的，你以为怎样？”店主人立时同意：“正是。这是古物行业中的一大发现，可惜我竟然没有早发现，唉，店中的货物实在太多了，无法一一过目。唉，我真不明白，那小姑娘是如何知道的？”他还在念念不忘那宝盒落到了易琳手中，恨声不绝。蓝丝冷冷地道：“有人告诉那小姑娘的。你现在知道这宝盒有什么用？”店主人抿着嘴，摇了摇头。

我知道，他祖上就开旧货店，对古物的知识一定极其丰富，所以鼓励他：“以你的专业知识来看，这盒子有什么功用？”店主人道：“这一篇文章，记述得很明白了。”我闷哼一声：“可是我却不明白！”店主人道：“宝盆和宝盒本属一体，已知宝盆可以无中生有，聚天下之宝。”我不等他说完，就道：“不能说是无中生有，要先有了东西，才能复制的。”店主人对聚宝盆的认识，显然和我的理解不同，所以他大不以为然，瞪了我一眼：“仙家妙物，自然可以无中生有！”我也不知他争，只想听他对宝盒的理解。

他道：“宝盆从无到有，这宝盒则从死到活。所以宝盒比宝盆更珍贵得多，试问，若人死了，虽天下财宝皆归于你，又有何用？”我皱着眉：“你的话，我还是不明白，这宝盒……能令人死而复活？”店主人道：“若根本无死，何必复活？”我有点恼怒：“你说得实在一些，别每句话都像打哑谜好不好？”店主人却傲然道：“仙家妙物，本来要有一定灵性慧根才能领悟，不是凡夫俗子，人人都能得知精义的！”我心中骂了他一句，明知他也无法知道那宝盒究竟有什么用，懒得再理他。

我只是向蓝丝道：“从死路到活路，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两个人先不见。”蓝丝眉心打结，也不知她在想些什么，我叫了她两声，她才如梦初醒。

她沉声道：“我们回去再说。”她转向店主人：“这东西，先存在我处！”店主人大是不舍得，可是没有反对，只是道：“你……已作法驱散了……那些……阴魂？”蓝丝很是权威地道：“既然你如此合作，我自然会保你平安。”店主人长长吁了一口所，喃喃自语：“得了聚宝盆，惹了杀身祸，可知仙家宝物，不是凡人可以随便承受的！”这店主人，我一直对他说不上有什么好感。但是他一直把聚宝盆称为“仙家宝物”，这倒是很有意思，也和我的看法相同。

他自言自语的这句话，也很有意思，沈万三得了聚宝盆，虽然能够富甲天下，但却也替他惹了祸。只是他庆幸自己幸而还有“宝盒”，却叫人参不透是什么意思。只是从那篇记述来看，他应该知道这宝盒究竟有什么用的。

蓝丝沉声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她先向外走去，店主人和我跟在后面，到

了店门口，店主人欲言又止，蓝丝道：“你且别心急，我不会令你吃亏的。”店主人连声道：“这就好！这就好！”我不知道蓝丝和店主人之间，达成了什么协议，自然也不知道他们的对话是什么意思。

一出店堂，蓝丝就道：“我们到易家去！”我有许多问题要问她，这时，先问了第一个：“你到过易家？”蓝丝点了点头，我紧接着又问：“小宝在哪里？他到哪里去了？”蓝丝的神情本就阴冷，经这一问，更是沉了脸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不知道。”我吓了一跳，心知事情严重。连蓝丝如此神通广大，她和小宝又是心灵相连的，竟也无法感知到他的下落，问题之严重，可想而知。

这时，蓝丝上了我的车，我等她再开口，她却一直不出声，直到快到易家的时候，她才道：“我一接到消息就来，一来到，表姐就把发生的事详细告诉了我，她带我到易家去。本来，不论小宝身在何处，就算不确切知道，至少也可以知道一个方向。可是到了易家，任由我用尽方法，却如石沉大海一样，没有用处。”蓝丝说到此外，声音有点发颤，而且现出了很是害怕的神情来。

蓝丝，这个超级降头师，竟然会感到害怕。单是这种现象，已令我不由自主生出了一股寒意。

一时之间，我也说不出话来。

蓝丝吸了一口气：“我知道，一切全是那盒子在作怪。”我失声道：“那盒子也不见了！”蓝丝道：“怪就怪在这里，这只想立刻见你，表姐说你到旧货店去了，所以我就赶来了。”蓝丝赶到之后，发生的事，照说我都在场，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却又说不上来。

我道：“在店里，你像是颇有发现。”蓝丝又吸了一口气：“上去再说，表姐在上面。”已经到了易家的门口，我看到白素站在大厦的入口，神情看来很是紧张。要令白素由心底感到紧张，又在神情之中显露出来，那不是容易的事。我自然知道，那也是由于她感到了温宝裕的处境，大是不妙之故。

我们还未下车，白素就迎了上来。蓝丝不对她开口，只摇了摇头。

我忍不住道：“你别只是摇头，究竟情形怎么样，你先说一说。”蓝丝仍然摇头，我道：“或者你说，事情坏到了什么程度。”蓝丝长叹一声：“坏到了我一无所知的地步！”我和白素互望一眼，心中尽皆骇然。蓝丝伸出双手来，一边一个，握住了我和白素的手，她的手其冷如冰，由此也可知，她心中的感觉是何等恐惧。

我也不由自主摇头：“你是关心则乱，我看事情并不……严重。”我在这样说的时侯，其实一点把握都没有，所以语气很是迟疑。

白素沉声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我已经想到了理由：“事情一直和‘死路’、‘活路’有关，那盒子……看来和‘活路’有关，既然能导人入活路，自然也和凶险无关。”当我说完这番话时，已经进入了易家，只见易琳父母挤在一角的一张安乐椅上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见了我们，弹起来，我忙道：“事情还不是很有头绪，你们别急着发问。”两人一听，神情失望沮丧之至，重又颓然坐下，易母且饮泣起来。

第九部 鬼吵架

我挥了挥手：“我只觉得事情紊乱之至，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，先得理出一个头绪来。”

白素一举手：“我先说，我一直在易琳的房间中，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”我也举了举手：“我有发现。”我把我在旧货店中，感到声音以及想到的可能，简略说了一遍。

然后，我们一起望向蓝丝。我们都认为蓝丝虽然不是一开始就参与这件事，但她是个关键性的重要人物，不单是为了她有超卓的异能，而且也由于她和消失了的温宝裕的亲密关系。

蓝丝以手托额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表姐夫感到的声音，来自附在旧货店古物上的阴魂。”这一点，正是我不明白之处，蓝丝一上来就说这一点，深得我心。

蓝丝挥了挥手：“古物经历了许多年代，曾和各种人等发生关系，其中有的和古物有关系的人死了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灵魂附在古物之上，这种情形，并不算是十分特别。”我同意：“是，只要肯定灵魂的存在，这种情形并不特别。”白素道：“灵魂附在物体上的原因有许多种，或是出于生前对这物品特别的依恋，或是生前由这物品而丧生等等，这种现象，不算罕有。”在这一方面，我们三人的意见，可说一致。

后来，和不少人提及，大家也都同意。有人甚至说，收藏古物，目的之一，就是可能有机会和古人的英灵沟通云云，也可说是骇人听闻。

蓝丝又道：“那旧货店中古物极多，所以，也有不止一个灵魂存在，我一进店门，就可以知道了，那可以说是我经历过的，第二个……游魂最多的一处所在。”虽然我此际仍因其事而思绪极乱，但是仍不禁大是好奇：“第一多的所在是何处？”蓝丝道：“是小宝那大屋的藏剑室。”我吸了一口气。陈长青的大屋之中，有一个藏剑室，有几百柄古剑，每一柄都曾杀过人，当然有极多的阴魂附在其上了。

蓝丝又道：“在旧货店中的那些灵魂好像……好像是……十分着急于和人沟通，所以我一进店门，那感觉强烈之极。”我道：“何止是你，我也感到了他们的声音。他们向我指出，店主人在骗人。”白素压低了声音：“易琳感到的声音，照说也应该是店中古物上的阴魂所传出来的信息。”白素所说的，正和我在店中所想的一样，我立时同意，并且补充：“那些灵魂传递出来的信息，一定强烈之至，不然，易琳不会接收得到。”白素道：“我认为易琳的接收能力特别强，只怕比蓝丝还强。”蓝丝吸了一口气：“也许。因为我接收到的讯号，我还不是十分理解。”我道：“你且详细说说，我们一起参详。”蓝丝点了点头。我们在作如此讨论的时候，并没有避开易父易母，可是他们一片迷惘，全然不明白我们在说些什么。

我们已可以肯定，易琳有过人的感应力，尤其是在接收灵魂所发出的信息方面，能力特别高超。这种能力，显然是来自她本身生命的一种突变，与遗传无关，因为她的父母，在这一方面，显然十分迟纯。

蓝丝开始叙述她一进入旧货店之中的情形。她一推门进来，就感到了有许多人在叫嚷。这是一种极其怪异的情形，她如同突然之间，进入了一个有许多人在激烈争吵的场所。

可是，她看到的，却只是我和店主人，而且，那一刹那间，我们两人都

没有开口。

这种情形，就算临到我的身上，我也要定神想一想，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可是蓝丝却不必，几乎就在那一刹那间，她敏锐之极的感觉，已经令她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。

她知道，有一群灵魂在争吵。

她感到的声音，全是那群灵魂发出来的，和她脑部主管听觉的部分发生了作用，所以她就“听”到了。

在争吵的灵魂，未必是吵给她听的，他们只是自顾自地在争吵，但由于蓝丝的感觉特别灵敏，所以接收到了。

我相信，我听到的“他骗人”之类的话，也不是灵魂向我说的，而是我的感觉也堪称灵敏，所以旁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之故。

易琳的情形，也可能如此。

蓝丝听到的，肯定是一场争吵，七嘴八舌，杂乱无章，一时之间，也听不出在吵些什么。

但蓝丝可以肯定，那是有灵魂在，所以她立即向店主人发出警告。

店主人当然也曾接收过灵魂的信息，所以他知道大事不妙，这才乖乖就范。

蓝丝的记忆力十分好，她把听到的争吵语句，尽量记了下来。

她不是很明白争吵的内容，那是名副其实的鬼吵架。直到她向我们叙述时，把听到的内容说了出来，我们三人加以研究，才假设出了一个梗概来。

蓝丝在叙述的时候，还是很紊乱，我再以复述，自然要整理一番。

据蓝丝所说，她感到在争吵的阴魂，至少有五六个之多，有的暴躁，有的阴柔，有的比较心平气和，有的则怨气冲天，等等不一。

灵魂的活动，是人的活动的持续，人的性格行为，本来就由灵魂来决定的，所以对于蓝丝所说的这种情形，我很能理解。

蓝丝睁大了眼睛，现出迷惘的神情：“他们在争的是，都在责怪一个……人。我猜也是一个灵魂，责问他为什么放着活路迟迟不走，令他们错失了机会。”当蓝丝说到这里时，我和白素忍不住失声问道：“什么？什么活路？”蓝丝摇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感到有一个很是暴躁的声音，咬牙切齿，恨声不绝，一直在叫：‘明知有活路，为什么不走？为什么不走？’”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蓝丝继续说下去。

蓝丝吸了一口气：“另有一个声音，感觉上很是阴森，那声音道：‘你自己不走也罢，为什么不让我们走？现在却来告诉我们，已错失了机会。你究竟是什么居心？’这声音听了，令人全身发寒。”她顿了一顿，我和白素仍然眉心打结，蓝丝说下去：“还有一个比较心平气和：‘我们都是在死路上走到了尽头的，但凡有活路可走，再没有不走的道理。这道理何在，倒要请教。’”我闷哼了一声：“这人说话，虽然客气，可是却‘绵里藏针’，厉害得很，他还在责问，为什么不走活路，要逼问出一个道理来。”白素发问：“什么叫‘在死路上走到尽头的？’”我呆了一呆，也感到这话很是费解。因为“死路”就是死路——一踏上，就死了，还有什么可能前进，又如何“走到尽头”？我向蓝丝望去，蓝丝道：“我听到的确是如此，一字不易。”白素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们曾讨论过，任何人一出生，人生之路，就是通向死亡之路，人人都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这个结果。”我点头，在乍听到易琳感到有呼唤

她走活路的奇异经历时，我们有过这样的分析。

白素道：“那么，是不是可以理解‘死路走到了尽头’，就是死亡的意思。这些在争吵的，全是已死了的人。”我感到有一股寒意，说不出的不自在，所以用力抖了抖身子：“当然可以，这些在争吵的阴魂，他们死了不知多少年了。”白素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太怪了，难道已死的人还有什么活路可走？”我道：“通常的理解是，转世投生，生命重新开始，这是活路了。”白素却不同意，她一字一顿：“那种情形，不是活路，只是开始了另一条死路。”她说了之后，过了一会，才又道：“所以，在这场争吵中的活路，一定另有所指。”白素的话，虽然不是很明白，但也不易反驳，我问：“何所指？”白素皱着眉：“不知道，但至少可以肯定，沈万三是知道的。他在金漆记述中肯定了这一点。而且，和那盒子有关，或者说，那盒子可以提供活路。不论是人是鬼，都可受惠。”白素所用的词汇，听来古怪碍耳之至，但倒也很能简单明了的说明问题。

蓝丝疑惑地问：“长生不老？”白素道：“对鬼魂来说，还有什么长生不老。”我道：“若是和死亡相对，那么，永恒的存在，就是活路了。”鬼魂虽然没有长生不老，但一样追求永恒存在，对我的说法，白素略想了一想，就点头道：“可能如此，具体内容，无法知道。假设有一种形式，可以使灵魂的存在状态起改变，变得很好，很理想，甚至永恒，那么，对灵魂来说，就是一条活路了。”我道：“那和成仙也就相类似了。”讨论到这里，三个人都静了下来，因为，灵魂成仙，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，也难以想像。

白素来回走了几步：“这样看来，易琳听到的呼唤，并不是针对她而发的，是有几个灵魂不断在发出信息，要走活路，易琳只是无意中收到而已。”我点头：“可以作如此推测。”我又道：“可恶的沈万三，他明知那盒子和活路的一切，却不在文中记述明白。”白素道：“这不能怪他，一只聚宝盆，已令他家破人亡了，先是充军到了云南，再死于非命。若是他泄露了那盒子的秘密，不是又要被皇帝抢去了吗？”我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先叫了一声：“等一等！”接着，我急速走了几步：“沈万三说，有了宝盒，死也不怕，死了之后，也有活路可走。”白素点头道：“照金漆记述来看，确是如此。”我道：“那么，沈万三的灵魂，就必然会和那宝盒发生关系！”白素同意：“理论上来说，确是如此。”她说到这里，向蓝丝望去：“在那些争吵的灵魂之中，可有一个听起来像是沈万三的。他是一个大富翁，后来被皇帝害死的。”蓝丝一直在降头师的教育下长大，连汉字也识得不是很多，当然在此之前，也不曾听过“沈万三”这个人的，所以白素这样问她，她只是神情惘然，摇了摇头。

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些什么，那情形就像是黑暗之中，看到了一丝一闪即逝的光明一样，虽然不能抓到什么，便却也给人希望。

我忙又问：“你所说，那些灵魂都在责问同一个问题，他们必然有一个责问对象的，是不是？”蓝丝道：“应该是。”我疾声问：“这个被责的是谁，他难道一直都没有回应指责？”蓝丝道：“当我听到众多……灵魂在争吵时，我也有同样的疑问。当时的情形很奇特，由于我的感应太灵敏了，所以在感觉上，我感到所有的责问像是冲着我而来的，所以我就自然而然地想给他们回应。”我立时想起，当时，我也接收了一些信息，但感觉不如蓝丝强烈，所以没有她那种感觉。

我也记得，蓝丝确实曾有过想和什么信息沟通的行动。

蓝丝当时的感受如此强烈，一如有几个人在她的身边争吵一般，她也恍惚觉得自己成了被责问的中心。事实上，她却一点也不明白那些在责问的灵魂，所责问的是什么问题。

她运用她的思想去回答：“你们在说些什么啊，我一点也不明白，和我有关么？”蓝丝的脑活动能力之强，异乎寻常。凡是有这种超卓能力的人，和灵魂的沟通也容易。灵魂本来就是一组脑活动能量的组合存在。

当蓝丝发出了这样的询问之后，她耳际忽然静了下来。

接着，那粗鲁的声音响起：“这是谁？我们之间，又有了新来的？”阴柔的那个道：“不是，是一个外来者，唔，这来者不简单，大有通灵之能。”蓝丝忙着回应：“我有一个亲人，神秘失踪，不知何故，尚请指教。”她一接到温宝裕失踪之讯就赶来，却一直一点感应都没有，这对于她这个大降头师来说，是前所未有的，而且不可思议之至。那等于她自小浸淫的降头术，出现了一个大缺口，令得她全然无所适从，她心中实在彷徨无依，至于极点比普通没有异能的人遇到这种情形，所受的打击更大。

她全然不知道在温宝裕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以致她会一点也感应不到温宝裕的存在。所以，这时，她一和几个灵魂发生了感应，便急不可待地提出了问题，那等于是她向阴魂发出了求救的讯号。

在她想来，人力所无法理解的事，阴魂是存在于另一类空间之中，在幽冥世界之中，或者对神秘事件会有更深的理解。

却不料她发出了这样的讯号之后，那暴躁的声音立时道：“去……去！我们自顾不暇，谁理会你的什么亲人？”蓝丝发急：“我那亲人的事，和那只……盒子有关。”她以为这样一说，一定能引起那些灵魂的关注，谁知道结果意外之至，她立时听到了几个灵魂一起问：“什么盒子？”从这些灵魂的责问来看，他们竟然不知道有那只盒子的存在。

这真令她感到意外之极。

在她一感到这里有不少灵魂，以非常的方法存在时，她自然而然想到和那盒子有关，再进而联想到跟温宝裕和易琳的失踪有关。

如今，她得到的回应，竟是那些灵魂不知道有那只盒子！

这令得她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反应才好。

就在这时，她又感到那几个灵魂，又在纷纷向一个目标发出责问。

责问的口气，大有不同，但是内容却一致，问的都是：“什么盒子？”再加上责问：“你为什么瞒着我们？你还有什么瞒着人的？”七嘴八舌的责问声，不但愤怒，而且语气焦急。可是却始终没有被责问者的回音。

蓝丝这时也定过神来，发出信息：“你们且听我一言，我知道一些事，和……活路有关！”那时，白素已对她说了易琳的事，她刚才又听到灵魂们一再提及活路，所以才会这样说的，其实她也不知道什么是活路。

果然，这一说，大有作用，立时就有回应，她感到的回应是有人在叫：“玄字号六十八号！六十七号被人取走了，只怕就是那盒子，是不是？那六十八号又是什么？你说！你说！”这最后两声“你说”，显然不是在责问蓝丝，而是另有其“人”。

蓝丝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向店主人提出了威吓。我相信，那些鬼魂在不断的吵架过程中，必然也为店主人接收到了若干讯号，所以他也深知店中闹鬼，也一直为此不安，这才在蓝丝的威吓之下，乖乖就范。

等到那块板出现之后，蓝丝又感到一阵杂乱无章的声音，却一句也听

不分明，接下来，就变成一片静寂，再也感觉不到什么了。

蓝丝可以肯定的是：“另有一个主要的灵魂，一直未曾出声，那个灵魂也就是众多灵魂责问的对象。众多灵魂所责问的事，是何以不走活路，明知有活路可走而不去走。”事情发展到了这一地步，可以说是复杂到了极点，仿佛已有了不少头绪，但事实上，却仍是一无所获。

我和白素望向蓝丝，看她有什么办法，因为只有她能和一些灵魂作有限的沟通。现在，我们至少知道，那些灵魂在争吵的事，和易琳、温宝裕的失踪，大有关系。

问题是，蓝丝有没有能力继续和这几个灵魂，作进一步的交谈。

蓝丝也是一片惘然，反问我们：“我应该怎么做？”白素道：“设法和他们联络，要给他们好处，例如，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活路。”我向白素望去，眼色之中，询问她是不是对于什么是活路已经有了概念，白素却摇了摇头。

我不禁苦笑，白素的这个办法，是要用自己也不知道的“好处”，去引鬼上钩。用这种方法，骗人尚且不易，何况是骗鬼。

白素却道：“他们如此急切想寻觅活路，看来这是唯一引他们交谈之法。”蓝丝道：“好，我试一试。”我已试过和灵魂沟通，但至今为止，人和灵魂之间的沟通，人始终只是处于被动的地位。也就是说，灵魂要主动找人容易，人找灵魂困难。

像我的经历，就算这灵魂亲密如陈长青，也没有必然可以和他接触的方法。

我不能肯定蓝丝在她降头术的天地之中，是不是另有妙法。

这时，我所见的情形是，蓝丝地盘腿而坐，左手用一个很是怪异的姿势弯向外，手心向上，右手按在膝上，却双眼睁得极大，盯住了放在她面前的那块板。

我和白素退开了些，留意她的动静。只见她时而皱眉，时而有怒容，时而无可奈何。

过了一会，她向我们道：“这板上有一个阴魂在，但是他不肯和我接触，我可以感到他在这板上，可是他拒绝和我沟通。”我伸手向空抓了一抓，问她是不是有办法把那附在铁板上的鬼魂抓出来，蓝丝苦笑地摇了摇头。

我沉声道：“他不肯和你联络，他可以接收到你发出的信息？”蓝丝道：“应该可以。”我道：“那告诉他，我知道不少人都有对付阴魂的能力，我甚至曾来去阴间，他要是不合作，我会有办法对付他。”蓝丝听了，是不是立即转告了那附在铁板上的鬼魂，还不得而知时，我就突然感到有声音在我耳际响起，而且，白素和蓝丝也有讶异的神情。

第十部 得宝过程

不必蓝丝转告，那鬼魂已直接听到了我的话，而且有了反应。

不但有了反应，而且那反应，我、白素和蓝丝都可以感得到。

这真是太好了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双方之间的沟通，简直畅顺之至。

我所听到声音是：“你不必恶言相向，我决不会怕你。”蓝丝和白素的神情，使我知道她们也听到了同样的话。但是接下来我听的话，却令我大是泄气，我听到的是：“宝盒何在？”这正是我要问他的问题，他竟然问起我来！

蓝丝一声娇叱：“正要问你，如何反倒问起我们来？”那灵魂可能脾气甚大，也可能心情不好，被蓝丝一问，竟然又没有了音讯。

蓝丝又说了一些威吓的话，可是并没有作用。白素向蓝丝使了一个眼色，道：“我们大家都需要找到那只宝盒，我先把我们为什么要把那宝盒找出来的原因告诉你，因为那盒子关系着两个人的失踪。”白素也真有耐心，她接着把易琳和温宝裕两人失踪的情形，说了一遍，最后道：“最奇怪的是，那盒子也失踪了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，你能有点头绪吗？”白素说得很是恳切，对人来说，这样恳切的语调，自然有用；但对鬼来说，是不是会起作用，实在绝不可测。在白素说完了之后，我们都屏气静息以待，过了好一会，我以为没有希望了，这才听得一声长叹，接着，就是那声音说话。

那声音听来不胜感慨之至：“唉！那宝盒……真是神妙不可测，至于极点。我也早知宝盒之神妙，所以这才蹉跎了那么多年，不敢轻易尝试！”这一段话，听来有点令人难明，我正想问，白素陡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你明知通过这宝盒可以走向活路，但是由于彻底理解这宝盒的奇妙之处，所以你不肯尝试，是不是？”又过了一会，那声音才回答道：“是。”我对于白素在那一段话中，就得出这个推断，很是佩服。

如今和我们作沟通的灵魂，身份也大致可以确定了，他就是受那几个灵魂责问的那一个。

在被一众灵魂责问时，他一直没反应。

我也可以在这个推断的基础上，作进一步的推论。这个灵魂可能是宝盒的主人，他知道那宝盒能够通向活路，或起到活路的作用，可是他却也不知道进一步的详情。

他附在那块板上，和旧货店其它附在古物上的灵魂，日长月久，互相沟通时，说出了宝盒、活路这些事来。那几个灵魂，是屈死冤死的也好，是自然死亡的也好，总之都是“在死路上走到了尽头”的。生命形式，通过了死亡，变成了灵魂形式的存在。想来这种形式的存在，不是很惬意，所以向望活路，但这个灵魂却有顾忌，不敢尝试，这才引起了不断的争吵。

正由于他们不断地争吵，有进发出的信息相当强烈，偶然地被易琳接收到，所以才生出了易琳到旧货店去买盒子一事，再衍生出易琳和温宝裕的失踪事件。

也就是说，那盒子始终是大关键，一切事，都由它而衍生出来的。

我正想把自己想到的说出来，白素已向我点了点头，这表示她也想到了许多，同时，她道：“你也未免太不敢尝试了。”那声音听来苦涩：“全然不可测的事，怎敢轻试。万一连魂魄也不保，那又当如何？”看来他对自己目前的处境，很是了解。

我知道白素想到的和我一样，疾声问：“你自己不敢试也罢了，你的同伴之中，尽多心急想试的，何不让他们去试一试？”那声音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他们知道什么，一听活路，就大喜若狂，又怎知活路是何所指。”我们三人齐声问：“何所指？”这“活路”一词，自然是关键中的关键，我们都急于想知道答案。

那声音却不再传出，我们三人互望，确定了我们都未曾感到那灵魂再有信息发生。我吸了一口气，心想这鬼很是奸诈，看来不要向他口出恶言，才能从他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资料。

我刚想开口，白素轻轻碰了我一下，示意由她来应付，我才把想说的话收了回来。

只听得白素道：“你不肯说，这也难怪你，你这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。”那声音陡然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这时，不但那声音这样问，连我也想问白素，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？白素笑道：“我说你是‘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’。你没听过这句话么？你得了聚宝盆，发了大财，却不知收敛，到处张扬炫耀，终于招致了杀身之祸”在白素说到这里时，我听到那声音发出了一下凄楚的呻吟声。

我早在听到白素说到“你得了聚宝盆”这际，就自然而然扬手在自己的头上，打了一下。

我责备自己：早该想到了！

那灵魂，自然是沈万三的灵魂！

和我们在沟通的，正是当年的沈万三，聚宝盆的主人，也是那宝盆的主人，那块板上的金漆记述，就是他留下来的。他在被明太祖害死了之后，灵魂就附在那块板上（奇怪何以不附在宝盒之上），一直到现在。

他是宝盆的主人，自然知道宝盆的秘密，但也不是全面了解，所以，他才“不敢轻易尝试”。

事情愈来愈明白了，我不禁有点手舞足蹈，大声道：“沈员外，你好。”虽然我有许许多多怪异的经历，但是向一个明朝洪武年间富甲天下的著名人物打招呼，也是一桩又怪又有趣的事，所以我的声音中，充满了愉快。

可是那声音却干之至，毫无高兴的成份：“一点也不好！”我“哈哈”一笑：“那能怪谁，你放着有活路，却不敢去走。”那声音——沈万三的灵魂（以下简称沈魂）恼怒道：“你知道活路是什么！”我心情大好：“就是不知道，这才问你。”沈魂没好气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追问：“你不可能全然不知，只是知得不周全，对不对？你不妨说出来，和我们参详一下。”我这样说了，沈魂又有一会没有反应，我又道：“你也该知道，我们三个是平常人，你现在的身份，也已为我们所知。最主要的是，那宝盆如今下落不明，就算你把一切说出来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失，那情况和当年你被人知道了你有聚宝盆大不相同。”这一番话，颇有说服力，所以沈魂有了反应，他长叹一声：“说来话长。”我大乐：“不怕，只管慢慢说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”却不料这句话引来了沈魂强烈的反应，他冷笑了一声：“有的是时间？嘿嘿，人生下来，就向死亡奔驰，这死路历程，弹指即过，你有的是时间？”我吸了一口凉气，一时之间，被沈魂的话堵得出不也声。

更重要的是，沈魂的话，和我们以前的一些假设，很是吻合。

在温宝裕还未失踪之前，我们讨论死路的意义，就曾想到过，人生之路，就是死亡之路。如今沈魂也是这样说。

当然，沈魂已经历过死亡，他对于人生之路就是通向死亡之路，当然有更深刻的体会，这就像暮年的人，对于一生光阴弹指即过有体会，青春少年却难以想像时光飞逝之快速。

我沉声道：“是，你说得对，是我失言了，请你长话短说——生命实在极其短促，不可浪费一分一刻。”对于我立即“认错”，沈魂似乎很是欣赏，

居然出口赞赏：“孺子可教也。”我道：“请你再说你的事。”他又静了好一会，才叹道：“真不知从何说起！”白素道：“先说你是如何得到那宝盒和宝盆的。”他并没有立即回答，只是发出了一阵歛虚之声。我怕他不知如何开头，所以提醒他：“关于你的事，传说多，正式记载少，你是一代传奇人物，就这样湮没在无稽的传说之中，多可惜。要是你和我们详细说了，我们可以帮你立传，使你这个传奇人物，青史留名。”有道“三代以下，无不好名者”，我这一番话倒是大大打动了他的心，他的声音显得兴奋：“现在，人家是怎么说我的？”我道：“说你救了一群青蛙，那群青蛙报恩，给了你聚宝盆。”有关沈万三如何得聚宝盆的传说很多，但属于下式记载的却不多，只有《挑灯集异》中，有比较具体的记载，我曾在记述《聚宝盆》这个故事时引用过，好在字数不多，不妨再引用一次。这一次，这记载是否事实，还能得到沈万三自己亲口证实，真是一大乐事。

记载如此说：“明初沈万三微时，见渔翁持青蛙百余，将事锉剖，以镪买之，纵于池中。嗣后喧鸣达旦，聒耳不能寐，晨往驱之，见蛙俱环踞一瓦盆。异之，持归以为浣手器。万三妻偶遗一银记于盆中，银记盈满，不可数计。以钱银试之亦如是，由是财雄天下。”我对这一段记载的印象，很是深刻，大致还可以记得，所以当时就背了出来。

背完之后，我问道：“如何？事实确是如此？”沈魂的回答是：“约有三成可靠。”我大喜：“传有三成是事实，已经很不错了，起初的情形如何？”沈魂支吾了一阵：“其实，整件事虽是我的经历，但是我仍然模模糊糊，如在梦中一般，莫非当真是人生若梦，梦如人生？”他又感慨起来，我想问他，是不是由于如此，所以他一直不明白活路何所指，也不敢去尝试。

不过白素先我说了：“你就照实说好了。”沈魂道：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我也不怨什么人。那日清早，我出门营生，沿河而行，那河有三道桥，先过哪一道桥，绝无所谓。往日，多过第二道或第三道桥，那日，却偏过了第一道桥，这才遇上的。”他那样开始叙述，连我也感慨起来，因为人生无常，一个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决定，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，这一切，却又像早已在冥冥之中，安排定了的。

我常说，一个人离家外出，走左边或是走右边，往往可以决定以后的一生，沈万三一开始叙述所说的话，也就是这意思。

我沉着地问：“过了第一道桥，你遇到了什么呢？”沈魂道：“在第一道桥的，有人在卖蛙。若是我不过第一道桥，就遇不上，那就万事俱休了。”我不理会他的感叹，追问道：“真是有渔翁在卖青蛙？”一个渔翁在桥头卖青蛙，这是日常生活中极寻常的事，我也难以想像事情是怎样发展下去的，更不明白何以沈万三会心血来潮，救了这批青蛙。他那时并未发财，心地再好，也难在市场之中，把所有待宰的小生物全买下来放生。

所以，其间必有曲折，那是可以肯定的。

果然，我一问之下，他的回答大是迟疑，先道：“这卖蛙的……并非渔翁，卖的……也难说……是青蛙！”我一时之间，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他又道：“那卖蛙的，只是一个浮浪子弟，常日三瓦两舍，不务正业，谅他也没有这份耐性去捉蛙，况且……”我叹了一声：“正如你所说，生命短促，所以，请你还是摘要来说。”白素瞪了我一眼：“由得沈员外怎么说，他说得详细，必有道理！”我心中不服，想说“谁卖青蛙不是一样”，但白素既然如此说了，我也就忍住了不出声。

沈魂连声道：“是！是！就是怪在那浮浪子弟在卖蛙，所以我看多了两眼，才看出了怪处来。那一篓子青蛙，约有好几十只，看来像是蛙，可是却又……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说那……是不是蛙，或许那……是蛙仙，所以和寻常的蛙有所不同。”他解说了半晌，我总算有些明白了，他见到的那一篓青蛙，和寻常的青蛙，颇不相同，可是却又说不上那是什么来。

由此可知，那是一篓几十只“类似青蛙物体”。

白素很用心：“那蛙有多大？”沈魂道：“较常蛙为大，约有四个常蛙大小，当时围观者甚多，就有人七嘴八舌，说这蛙好大，不知吃不吃得。”白素又问：“那装蛙的篓子，是寻常的竹篓？”沈魂道：“不是，其色黝黑，像是铁丝篓，但是又不重。一篓子连蛙，我提在手上，也觉甚轻，那篓子的孔又细又密……我总思疑那是蛙仙。”我闷哼一声：“或许是蛙精。”白素更正我的话：“是外形和青蛙相当接近的一种生物。”我听得白素如此说，心中陡地一动。

我一向思想天马行空，会忽然一下子奔驰开去。这时，我忽然想到，我在《原形》这个故事中，曾对精怪有一定的设想，设想什么精什么精，全是什么的生命形式有了变化之故。

但这个设想却无法解释何以非生物也会成精，例如扫帚就常常成精，本无生命，何来生命形式的转换。

这时，我说那是“蛙精”，白素则说是“类似青蛙的一种生物”，她的说法，解释了这个问题。应该有一种情形是，什么精就是类似什么的一种生物——扫帚精，是类似扫帚形状的一种生物。

这种生物，自然不是地球上所有，多半能力超卓，所以自然而然成了精怪。

这可以说是我无意之中的一大发现，此际，当然表过就算。

那篓“青蛙”捂为给了沈万三很大的好处，所以他才怀疑那是“蛙仙”，实际上，是白素的说法最可接受：类似青蛙的生物。

我忙道：“请说下去。”沈魂道：“那浮浪子弟听得人议论是不是能吃，坏他买卖，撩拳掐臂，就要和人敌对。”

我那时望着那篓青蛙，只见透过篓孔，内里的蛙，目光灼灼，个个都望定了我，而且……而且耳际似闻得求救之声，隐约听到的是……呱呱，救我们，呱呱，救我们。那分明是群蛙在向我呼救。”听到这里，我、白素和蓝丝三人，不禁都“啊”地一声，我也已经明白白素的全部设想了。

那群外形和地球上的青蛙相似的生物，在发出求救信息，沈万三接收到了这信息。

沈魂续道：“当时我心中奇绝，就问那浮浪子弟这蛙是从何处来的。那浮浪子弟先不肯说，是我说了，他若实说，我便买了他的，他这才说是在一个池塘边上拾到的，连篓子一起拾来的。”白素又问：“拾到时就是整篓子？”沈魂回答：“这可没问，那浮浪子弟行为不端，我已深悔多言，如何还敢追问。倾囊所有，就买了这篓子蛙，到了池塘之边——”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在一路之上，你就没有再听到青蛙向你说什么？”沈魂道：“你这人……真特别……怎知蛙仙向我说话来着？”我道：“他们既然向你求救，你救了他们，他们自然要感恩。”沈魂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也不知是不是他们在向我说话……有一半是我自己想的。我提着篓子，来到池塘边上，心想打开篓子放生，可是却打不开，这时，才听到有人在说：‘不必打开，整篓浸入水中即

可。’我大是奇怪，四顾无人，篓中群蛙则目光灼灼，我自问：‘莫非篓中之蛙，乃是仙蛙？若是仙蛙，我救了他们，蛙仙必有酬谢。’”他说到这里，又叹了一口气，叹息声中，颇有自责之意。

我想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沈万三有这样的想法，倒也不足为怪，可说是人之常情。

沈魂续道：“我正这样想，就又听到有人问：‘你要何等酬谢？’我只当是自己心神恍惚，所以顺口答道：‘世间之乐，无过于作富家翁，愿富甲天下，则神仙不啻矣！’唉，当时我确是作如此想，蛙仙也曾以言语点醒我，可是我却执迷不悟！”他说着，又感叹起来。

我们三人屏气静息地听他说着，审沈万三能成为天下首富的经过，神秘莫测，奇诡莫名，能够听当事人亲口道来，也算是奇遇之至。

他叹了几声，我几次想问，都被白素阻止。过了一会，他才道：“我自己思忖了之后，就又有入道：‘天下首富，有何难哉，只不过到了那进步，未必是福，你可要想清楚。’我心中哈哈大笑：‘这何需想，能成天下首富，何乐不可为，什么叫未必是福，只怕不能。’我想着，便把篓子浸入水中，只见篓子才入水，便裂成两半，篓中……青蛙纷纷跳出……”他说到此处，语气犹豫之至，白素问道：“这时，你该看清楚了，那确是青蛙？”沈魂的语气更是迟疑：“应该是……若不是，又是什么？”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心中雪亮，都知道那一篓子内，确然全是外形和青蛙极类似的生物。

沈魂又道：“这时，我又听得有声音道：‘明日清晨，你再来此处，当能如你所愿。’其时，群蛙均已没入水中。我恍恍惚惚，如在梦中，回去跟妻子说了，她说：‘明早姑且去看看，又有何妨。所以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，又到了池塘边上。’在这时候，我已有了一个大致概念——这概念，自然是根据沈万三灵魂的叙述而形成的。

沈万三接到了形如青蛙的求救讯号，便救了那些“青蛙”，那些“青蛙”就完成了沈万三“富甲天下”的愿望，用的方法是给了沈万三只聚宝盆。

那聚宝盆，实际上是一具太阳能金属复制仪，时至今日，地球人连边也摸不着，当然不是地球上的物事。由此可以推论，那青蛙形的生物，也不是地球上的生物。

地球上的青蛙，在形体结构上，是一个典型，生物学的解剖上，常用它来做例子。若说某一个星体上的生物，形状看起来很类似地球上的青蛙，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事。

（西方的“青蛙王子”传说，是不是也源于此？）整个事实是，一群外星生物，不知为何在地球落了难，危急之际，沈万三救了他们。

第十一部 宝盒之家

那群外星人，为了答谢，才把聚宝盆给了沈万三，使他“富甲天下”。

在这段过程之中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。其一，是那些外星人发出的求救讯号，只有沈万三收到，其他人收不到，那浮浪子弟也没有收到。这自然是因为每一个人脑部的活动能力不同，所以接受讯号的能力也有强弱之分，

像古物店中不断争吵的鬼魂所发出的讯号，也不是人人收得到。

易琳收到的，可能反而比店主人还要多，这才生出事来的。

其二，那些蛙状外星人，对地球人的行为相当了解，他们竟知道“富甲天下”虽然是地球上许多人的愿望，但是这个事实和“福”之间，并不能毫无保留地划上等号。

所以，他们一听到沈万三的愿望，立刻就指出了这一点。

可惜，他们指出的这一点，一万个地球人之中，一万个都不会接受，说了也是白说。

沈魂继续说下去，果然证明了这一点。

沈魂继续道：“我走到池塘边，就看到了好几十只青蛙一起聚在一只盆子上，向我望着，我还没有开口，就听到了声音：‘你要富甲天下，这盆可以满足你，此盆放金满是金，放银满是银’我听到这里，失声道：‘天下竟有这等宝盆。’我得到回答：‘不是天下有此宝盆，而是天上有此宝盆。’”我一拍桌子：“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沈魂道：“我想过，是说……宝盆是仙家宝物，出自九天之上。”我道：“可以这样说。”沈魂顿了片刻，又道：“这时，群蛙跳开，我连忙捧盆在手，却又听得有声音道：‘富甲天下，未必是福，你真想清楚了？’此际，我已知遇上了蛙仙，就跪了下来，答道：‘这是想也不必想的事，我再不后悔！’我听到了几下叹息声，又有人道：‘这样吧，你毕竟救了我们，我们不忍看你遭难，再给你一样物事。’上，从塘水中，就浮出了一件物事来。”我失声道：“那宝盒？”沈魂道：“是，那块板托着宝盒，浮上水面，到了塘边。我并不贪心，忙道：‘宝盆之赐，于愿已足，不敢奢望。’那声音却道：‘当你死路走完，此盒有活路可供你行，只是不知你是否肯行，也未知你届时有否此机缘，可以及时走上活路。’在这几句话之后，又有许多声音在道：‘可惜！可惜！’接着，群蛙一起入水，再无动静。我持盆以归……以后的事，和传说所记，也就在同小异了。”我立时想到，沈魂的叙述，虽然离事实近，但仍然有不尽不实。

他没有说出来的地方，一定是有关那盒子和“活路”这一方面。

因为，就他所述的来看，他后来遭了皇帝的嫉忌，获罪，充军，一下子从“天下首富”的地位上跌了下来，情况惨绝，终于被迫死，那是不折不扣在死路之上走到了尽头。
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他若是有活路可走，如何还会有犹豫？长久以来，他仍然不敢去走活路，只是把灵魂附在那块板上。虽然我不知道灵魂确切的存在情况，但想来这种依附物件的情形，不会太好过。

这期间，自然另有曲折。

所以，我摇头道：“不然，你未曾说明，何以你放着活路不走，却要附在那板上做……孤魂野鬼。”沈魂被我问得好一会没反应，我暗暗顿足，以为他无以为应，再也不和我们沟通了。等了好久，才又听到了他的声音，竟是长叹一声，接着道：“是，我还瞒了一些没有说！”这样说了之后，他又停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在他说‘可惜’之前，另有一番告试，告诉我：‘活路和死路一样，一走上，就没回头，一定要走到底。’当时我心急成为富翁，也没去细想，只是随便问了一句：‘那活路走到尽头，却是何等光景？’也不知是众多蛙仙之中，哪一个回答了我：‘哈哈！对你来说，可能苦不堪言，你要小心思量才好。’我在死路走到尽头之后，真是苦尽苦绝，若活路也是一样，我怎甘心再受一次苦，是以一直犹豫不决，不敢……上路。”白素皴

着眉：“若你决定上路，该当如何？”沈魂又停了片刻，看来他颇不愿把一段事和盘托出，要追问一次，他才回答一点。他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蛙仙说了，只要我心意一决，那宝盒自然会有……神通，送我上路。”我听了之后，苦笑了一下，这话听了之后，等于没有听一样。整件事，还是模糊之至。

我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不对！不对！你要说明白些，先说你出事之后，那盒子怎么了。”沈魂道：“我身亡之后，亡魂无所依，只想到我还有一只宝盒，蛙仙曾说，此盒可助我走上活路。其时，我也深知蛙仙当日要我再三考虑，是否真要富甲天下之意。在虚无飘渺之间，我已魂附板上，其时，宝盒及板早已流落在不知何人之手了，直到后来，一盒一板才归入了旧物店之中。”沈魂的这一番话，听来实在了许多。他出事之后，封屋抄家，一切财产，自然四散，那一盒一板看来并不起眼，他到手之后，也从来未对人说起过，所以流落了出来，辗转到了旧物店之中。

他的灵魂，居然会在“虚无飘渺”间附到了那块板上，那自然是这盒子所起的作用，也就是那些“蛙仙”早布置下的力量，准备救他的。

可是他却由于受创太深，害怕了，不敢再尝试，所以一直拖了下来。

灵魂对时间的观念，可能和我们不同，在他看来，只是犹豫不决一会，但在人间已是好几百年过去了。

我再追问：“和你争吵的那些……阴魂，又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沈魂长叹一声：“不散的阴魂，各有各的冤屈，他们附在不同的物件上，我和他们说起自身的遭遇，他们一直希望可以超出生天，以为蛙仙所说的活路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犹豫了一下，像是不知道如何措词才好，我提示了他一下：“就是可以再世为人？”他道：“也不尽然，再世为人，也没有什么好，无非是踏上另一条死路而已！”我骇然：“那他们想的是什么，难道还想成仙？”沈魂叹道：“他们正是如此想，但是我可不那么想。一来，蛙仙曾一再告诫过我；二来，我只是想成为一个富人，结局也悲惨之至，若是妄想成仙，只怕上天不成，反倒又堕入十八层阿鼻地狱。所以我自己不敢试，也不让他们去试，这才一直争吵不已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可以说已把一切都讲得很明白了。

我们当然是听到了一个奇异之极的故事，可是等到故事听完，我们却也发现，他所叙述的一切，对于我们寻找失了踪的易琳和温宝裕，一点帮助也没有。

因为不但是我们，连沈万三的灵魂，也一点都不知道两人是何以失踪的，也不知道那宝盒到了何处。

三人之中，最焦急的自然还是蓝丝，她的鼻头之上，沁出了细小的汗珠来。白素握住她的手，同时道：“若是你要……走活路，只消想着要走就行，是不是？”沈魂过了一回才答：“是，蛙仙是这么说。”白素说得十分缓慢：“我们要请求你的帮助，你这就去走活路。”沈魂叫了起来：“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情景，通往何处，我不走，我要走，早去了！”白素沉声：“有两个人不见了，大有可能和宝盒和活路有关，你去，在……那里把他们找回来。”事实上，白素也绝不知道“那边”的情形如何，所以说来也大是含糊。

沈魂立时回应：“我不去，要去，你们自己去。”我心中一动：“我们如何去？”沈魂支吾了一阵，才道：“思念着要去，就可以去，这是蛙仙说的。”白素疾声道：“可还有其他的诀窍？”沈魂不语，我们三人齐声喝道：“说！”这情形分明是表示，他仍然有极重要的关键隐瞒着未曾说。

我和蓝丝已然大有怒容。

白素挥了挥手，示意我们且慢发作，她道：“你说出来，我们去，若是能把失踪的两人找出来，自然也可以探明什么是活路，这对你大有帮助，也可令你下定决心，走还是不走，也不要枉费了当年蛙仙替你安排的一片苦心。你看如何？”白素的这一番话，说得合情合理之至。沈魂发出了一阵沉吟声，我道：“你还有什么顾忌？”沈魂道：“我只怕那……活路真的对我大大有利，若叫你们去了，就此封了路，岂不是坏了我的好事。”我闷哼了一声，心想，这家伙怎么如此畏首畏尾，又其蠢如豕，难怪聚宝盆落在他的手上，反为他惹来了大祸；也难怪那宝盒在他手中，一直没有发挥作用。可知一个人的性格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真是一点也不错。聚宝盆若不是落在他这样一个窝囊的人之手，得宝者的结局，只怕也大不相同。

白素好言相劝：“既是活路，哪有如此容易封死之理。”沈魂还在支支吾吾，我喝道：“蓝丝，把你降头术中，对付孤魂野鬼的魔术，使将出来！”蓝丝立时答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她说着，双手捧起了那块板来，我只看到蓝丝举起了板来，没见她有任何动作动作就已感到了沈魂惶急之至的声音在叫：“我说了！我说了！”蓝丝目射精光，望定了那块板，我隐约感到了沈魂发出的感到惊恐的声响。后来，我对蓝丝说：“降头术对付灵魂竟如此有效，一下子就把沈万三的灵魂吓成了那样。”蓝丝苦笑：“真是莫名其妙，当时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做。”我大奇：“什么也没有做。”蓝丝道：“是啊，我一拿起那块板来，心中也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，他就已经投降了。”我恍然，明白了沈万三其人性一定懦弱之至，决非一个成功人士，所以皇帝要对付他，他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。一经威吓，立刻投降，任人鱼肉。而且，他还很没有决断力，以致一直不敢去试一试蛙仙所说的活路。

那些蛙仙当年被他所救，纯属偶然，只怕还有几分是由于他受了那浮浪子弟的威吓，才把那篓子“蛙”买了下来的。

这聚宝盆和宝盒，落在像他这样没有用的人手中，也可以说是气数。若不然，落到了英雄能干者手中，只怕连历史都可以改写。

却说当时，沈魂既然急叫，蓝丝也就把高举起来的那块板，缓缓放了下来。

沈魂道：“这板，是那宝盒的家。”这句话，听来突兀，我、白素和蓝丝都大是不解。

附带说一句，这时，易琳父母早已被我们的言行举止，弄昏了头，而且恐惧莫名，白素早把他们关进了他们的房间之中，而且严重警告：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出来。他们倒也听话。

所以，我们和沈魂之间的对话，也少了一旁不断发出的惊呼声。

那板是宝盒的“家”，这句话不好理解。我们还没有再问，沈魂已作解释：“蛙仙说，这宝盒神通广大，能大能小，来去无踪，会腾挪变化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我闷哼一声：“这不成了活物了？”白素却很能接受沈魂的说法：“通灵的宝物，颇多有这种能耐的。”我不服：“试举例以说明之。”白素道：“孙悟空的兵器金箍棒，本是定海神针，在龙宫之中，可以作柱，但一缩小，就可以放在身中，迎风一晃，便有碗口粗细。”我叫了起来：“那算什么啊，小说家言，也能作得准的么？”白素瞪了我一眼：“几百年前的小说家，尚且有这样的想像力，你反倒没有？”我苦笑，摇了摇头，这不知是什么逻辑。

沈魂介入我们的争论：“不错，蛙仙说对了，那宝盒早已通灵。”我没好气：“你少罗嗦，趁早把蛙仙还说了些什么，和盘托出！”沈魂忙道：“蛙仙说了，不论那宝盒如何变化，去了何处，总要回家的，若有事相求，可以令他回来。”我疾声问：“如何使他回家来？”沈魂道：“蛙仙说了，要有一见宝盒，就愿走活路者，潜心默想，他就会回来。”沈魂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竟大有惊恐之意，我起初不明白有什么可害怕的，但继而一想，就明白了，问他：“若是求了他回家来，又反悔不想走活路了，那会有什么后果？”他一直不敢走活路，所以也不敢求宝盒回家，怕有后果。

沈魂道：“我也不知……蛙仙只说，若到时反悔，宝盒会发怒。”我皱着眉——我见过那宝盒的照片，只是一只盒子，可是此际，听来却又千真万确是一个活物。

从他可以来去自如这一方面来看，他又像是一个交通工具——我宁愿是一个交通工具，因为外形如盒子的交通工具，总容易接受一些。虽然说生物也可以是任何形状，尤其是外星生物，但是一个外形一如一只盒子的生物，总太古怪了些。

他还会发怒，不知道发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会发生什么事。他离开时，门窗都关着，墙上也没有沿，难道他有穿墙过壁的能力？一时之间，各种古怪杂沓的想法，挤满了我的脑袋，直到我听了沈魂在发问：“你们之中，谁起意使宝盒回家来？”沈魂这一问，不但把我的思绪自杂七杂八的胡思乱想之中拉了回来，也不禁使我一怔：对啊，谁起意使那宝盒回家来呢？谁起意都可以，照蛙仙所说，只要一起意“走活路”，宝盒就会回家来。

可是却也不能说了不算，不能把宝盒请回来之后，却又反悔，说又不想走活路了。要是那样，宝盒会发怒。

宝盒发怒会有什么后果，不可测。

沈魂一直在犹豫不决，不敢走活路，他自然也不会起意，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刹那之间，我们都是同样的心思：走活路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那一刹间，我们也有一定程度的犹豫，也体会到了沈魂一直难以决断，确实有他的苦衷。

还未曾等我们再决定，蓝丝已道：“当然是我来。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过考虑，她说“当然”，那是因为事情和温宝裕的下落有关，她和温宝裕是早已有了白头之约的。

沈魂道：“好，那就由你独自……起念。”我忙道：“为什么？我们不能旁观吗？”沈魂道：“不能，蛙仙曾一再吩咐，只能独自进行。”我冷笑：“我不信你也不在一旁察看情形。”沈魂的声音，听来十分无奈：“我无形无体，如何察看？”我怔了一怔，我不是灵魂，自然无法知道灵魂的存在情形，我向白素望去，一面摇头：“要是结果连蓝丝也不见了，岂非更麻烦。”在这方面，白素比我勇气还高：“若是这样，我们仍可尝试。”蓝丝道：“我会设法……不论在什么情形之下，都和你们联络。”我喃喃地道：“但望你能！”白素已拉了我一下，沈魂忽然道：“借卫兄衣袖一用。”我乍一听，不知道他这样是什么意思，然后立即明白了，他是要离开那块板，附在我的衣袖之上。我等了片刻，一点感觉也没有，只听得沈魂又道：“姑娘……宝盒……那活路的情形如何，若有所知，千万请转告！”蓝丝爽快地答允：“好！”我和白素一起站了起来，看着蓝丝捧着那块板，走进了易琳的房间之中，把门关上。

这时，我的感觉异样之至，不单是因为有一个鬼魂附在我的衣袖之上，

而且这个鬼魂生前，还是曾一度富甲天下的沈万三。更由于我全然无法想像蓝丝进了房间之后，会有些什么事发生，那盒子是以什么方式“回家”来。

白素也屏住了气息，我压低声音问：“沈员外，房内发生什么事，你不能知道。”沈魂回答：“我不敢忤蛙仙之意。”白素也压低了声音：“可以问蓝丝。”我一句话在喉咙打了一个转，没说出来，这句话是“要是蓝丝也不见子，找谁问去？”这时，我们和蓝丝虽然只是一门之隔，可是却像是置身于不同的世界一样，我在门前踱来踱去，问了十七八次：“那盒子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白素居然每一次都回答，她的回答大多数是“说不上来”、“可以是任何东西”。

也有的时候，她的回答比较具体一些，例如：“那是一个交通工具，可以发出能量，把人分解成为分子运送到远处去，譬如说，送上活路。”我摇着头，仍然发出同样的老问题，白素又不嫌其烦地补充：“他本身能大能小，小到如一粒芝麻，就算仍在房间之中，你也找不到他。”我没好气：“你何不说他小到如一粒微尘？”白素道：“有何不同？大、小本来只是一个概念，在人看来，汪洋大海，大至极点，但是在整个宇宙来说，地球上的那些水，算是什么？或许以为整个宇宙大至极点了吧，又焉知天外没有天，整个宇宙，也不过是一粟之微。”我苦笑：“听来很伟大，可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：那盒子究竟是什么？”白素极有耐性：“说不上来，可以是走上活路的导行仪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能够通过他，由死路到活路，对人类有大大的好处，只可惜沈员外不敢下定决心去上路，以致至今仍然成为游魂。”沈魂对白素的议论，颇有反应，哼了一声：“我吃过一次亏，怎能不学聪明些。”我好奇：“说真的，你究竟怕什么？”沈魂长叹：“说真的，我获罪于人间的皇帝，身受极惨。更怕获罪于阴间的阎王。试想，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人的生死，由阎王操纵，硬要去走活路，岂非和阎王挑战，阎王焉有不大为震怒之理。我怕吃罪不起。”

第十二部 十六字境界

沈魂忽然之间，有了这样一番剖白，我听了之后，第一个反应是想笑，可是继而一想，却也笑不出来。沈万三获罪于人间的皇帝，已吃足了苦头，若是再得罪了阴间的皇帝，在他想来，上刀山，下油锅，那更是无穷无尽的苦楚，以他懦弱的性格而言，自然理乐敢向阎王的权威作出挑战。

我道：“很好，你终于把心中的话全部掏出来了，且看蓝丝走了活路之后，结果如何，你再决定是不是也走活路不迟。”我这几句话，却是愈说愈是气馁，因为蓝丝毅然去“走活路”，结果如何，全不可测。

这一夜，自然难以合眼，看来天色将明。蓝丝进易琳的房间，已有几个小时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我大是不耐，几次要去敲门，却为白素所阻。等到天色大明，易琳父母栖栖惶惶出来，东张西望。连白素也忍不住了，向我扬了扬眉，我立时推开了房门。在未曾推开门之前，我已料到，最大的可能，是蓝丝也神秘失踪了。

虽然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，可是当门一推开，看到房间空无一个之时，

胸口仍如同遭到了重锤一击一样。我定了定神，声音干涩，叫道：“蓝丝，你是躲在衣柜里和我们玩么？”我当然知道自己所叫的绝不是事实，但这时，我除了像傻瓜一样说些傻话之外，实在不知还有什么可做的了。

白素却盯着那块板看，她一步一步走近去，又俯身把放在地上的那块板，取了起来，仔细看看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勉力镇定心神，发挥我的观察力：“蓝丝曾在这块板前，盘腿坐了相当久。”白素同意我的说法，因为在长毛地毯上，有过经重压的痕迹。

我道：“蓝丝，她也失踪了。”白素摇头：“对我们来说，她失踪了，对她来说，她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。”我立时道：“上了活路。”这时，我听到沈魂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但我并没有他，因为我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。

我已经下了决定，只是还未曾想到应如何与白素说，白素已经道：“去找蓝丝，去找他们。”那也我所决定要做的事。

我不容她再向下说，就急急道：“我去。”白素望着我，这一刻已没有考虑，就道：“好。”她在说了一个“好”字之后，顿了一顿，才又道：“你先去。”白素的意思再明白不过——我先去，就算一去不回头，她也可以来找我，反正那块板是宝盒的“家”。有那样的作用在，只要下了走活路的决心，都可以进入一个神秘的境界。

我张开双臂，和白素轻拥了一下，白素走出房间去，我听得沈魂在喟叹：“你们真是勇者。”我想讥讽他几句，但转念一想，人各有性格不同，何必浪费精神。

白素出了，把门关上，我在那块板的面前，坐了下来，盯着它看。

同时，我勉力镇定心神，不断地想着，我要走活路……我要走活路。

虽然我勉力地摒除杂念，可是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，仍然不免想到，活路是什么呢？若是每一个人走的都是死路，那么，什么力量可以改变这种状况？如果自有生命以来，每一个生命都在死路上前进，所有生命都已安于这种情形，是不是能够适应一个大改变？我又想到，那一群青蛙状的生物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落了难，才被沈万三所救的，又会到哪里去——沈万三多半也曾想到这一点，所以增加了他的犹豫。

我杂七杂八地想着，每当想得岔开去时，我就集中精神，只想我要走活路，这盒快回家来，引我走向活路，我必不后悔。

渐渐地，我杂念渐少，思想更集中。我一直盯着那块板在看，也在不知不觉之间，产生了一种近乎幻觉的感觉，且觉得那块板愈来愈大，起初，大得像一幅地毯，又不断扩展。结果，眼前黑色一片，竟大如一个球场，再接着，我触目所及，全是一片黑色，竟像是已置身在一个黑色的海洋之中。

这时，我脑部的活动，还保持着清醒，我清楚地知道：来了，来了！怪事快要发生了！

这样想着，突然之间，眼前大放光明，亮得睁不开眼来。那大团光亮，竟不知自何而来，一下子就占据了一切。我的身子，也产生了一种飘飘荡荡的感觉，我想看清楚身处的情形，可是光线实在太强，根本无法看得清四周的情形。

但是我可以肯定，在感觉上，我的身体被一种力量在移动，很难说是向上、向下或是向前，总之，是在不停的移动。

那种飘浮的感觉持续了一阵，我就感到在四面八方的压力，压力愈来愈

愈重，我不但身子被压得无法动弹，而且连呼吸也大是困难。但是最难忍受的，还是心跳——心跳加重，每跳一下，就像是有一个大铁锤，自内而外，在捶击胸膛一般。

身体上的这种异象，令得思想上发生了极度的恐惧。我勉力镇定，告诉自己，空间转移，那一定是空间转移，一切异象，都是空间转移过程中的必然现象，很快会过去的，会很快过去的。

在困厄的情况下，告诉自己，这种困厄很快会过去，可以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。

压力愈来愈重，终于到了一下子我要闭过气去的，眼前一黑，我以为已经昏过去了，但倏忽之间，压力全消，神清气爽，通体舒泰。

我自然而然大大松了一口气，心想：空间转移已经完成，我被转移到什么地方来了呢？难道我已从必然的生命历程——死路上，被转移到了活路上？这活路上，又是什么样的情景呢？为什么一片黑暗？难道所谓活路，竟是一片漆黑？这时，我的思绪紊乱之至，我伸展四肢，都可以活动，也可以站起来，我甚至跳动了几下。四周极静，我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
我沉住了气，发声问：“请问，我现在的处境如何？”在如此奇诡的情形之下，我除了这样发问之外，实在没有别的事可为，虽然这样做，看来像是傻瓜一样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却不料我一问之下，立即有了反应，一个声音响起，回答了我的问题：“你现在是在活路的起端，你是不是决定向前走？”这个回答，可以说是简单明了之至，可是我听了之后，却又是犹豫，难以回答。

因为，一来，我不是有意来“走活路”的，我的目的只是来找上路的人；可是，我来的时候，却又真心诚意的表示愿意走活路。

照沈魂的说法，是不能后悔，一反悔，那盒子会发怒，我也不知后果如何。

二来，我也根本不知向前走活路，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，这都需要考虑。

如今的环境，又是如此奇诡，实在无法使人作周详的考虑，更难以决定。

我支吾了片刻，心想，那声音的语气听来很是亲切友善，可能容易商量，所以我先试探着问：“请问，这……活……路……走下去，是什么样的情况？”那声音忽然发出了一阵“咯咯”的笑声，笑得人有点手足无措，接着，那声音道：“你和他们一样，根本没有走活路的打算，是不是？”他一下子就揭穿了我的心思，这倒反而好办了，我坦然承认：“是，我是来找他们的——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但你们的出现，已经打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，请还我们平静。”那声音立即道：“你们的‘正常生活’，那是一条死路啊！”我知道这时我不能再犹豫，一定要坚持，不然，情形可能有变。

所以我立时道：“在你们的观点来看，或许如此，但这既然是我们的生命方式，也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之路，既是唯一的路，也就无所谓活路或死路。”我这一番话，说来流利之至，也道出了我对自身生命形式的看法。

我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之声，那声音又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原来如此！怪不得，怪不得——”他把每一句话都重复一遍，听来像是不胜感慨之至，接着又道：“难道你们之中，没有一个看得开放得下的？”我大奇：“这与看得

开放得下有何关连？”那声音道：“看得开就放得下，一放下，就可以走上活路，这道理再简单不过，可是你们既然不知有死路活路之分，当然也无法明白这一点。”一时之间，我思想杂乱之至。这时，我已可以肯定，在经过了空间转移之后，我此际对话的是某一类外星人，就是多年之前，沈万三打救了的那种蛙形生物。他们的语气之中，一副悲天悯人，还有难以掩饰的轻视，这一点很令我不快。

就算他们的生命形式远比地球人（此处缺漏）的生命形式，也值得尊重，不能被轻视。

所以我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可讲。当年，你们被人袋在篓子里发卖，若不是沈万三救了你们，只怕也是死路一条，不知被人清炖还是红烧，还不如我们呢！”此言一出，我又听到了一阵杂乱的声音，仍是那声音道：“那次事故，是一个，恰好沈万三接收到了我们的讯号；若不是他，也一定还有别人接收到，我们未为此担心过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何以他不来？”听到声音的发问，竟像是不知道人间的时间已过去了五六百年，以为沈万三还在人世一样，我道：“沈万三早就死了，他的灵魂，不明白活路何所指，所以迟迟不敢前来。”那声音叹道：“有说‘至死不悟’的，怎么连死了仍然不悟。”我道：“那不能怪他，那不是他的生命形式范围之内的事，他不理解，那是常情。”那声音连连叹息，像是遇到了绝不了解的怪事。

我又道：“我也一样，我来了，但我的是找以前来的三个人，我相信他们也该转移来了，我希望能把他们带回去。”那声音道：“要是他们不愿回去走死路呢？”我一字一顿：“那我希望听到他们作出选择。”那声音和其他不少声音，又是一阵歉虚声，这才道：“他们都不愿意走活路……真是想引你们走活路都难啊。”我道：“我已说过，什么是活路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当然不会上路。”那声音道：“先你来的那个知道，可是她也一样不愿意走。”我怔了一怔，先我来的那人是蓝丝，她又怎知道活路是怎么一回事。

一时之间，我也无法追究，只是道：“能让我们见面，能一起送我们回去吗？”那声音道：“可以。”他的声音才一入耳，我就听到温宝裕在叫：“喂！我已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是地球人，走的路，就是人的路，不论那是什么路，我只有走，你们别拉拉扯扯好不好。”我叫道：“小宝！”可是才叫了一声，四面八方，突然之间，又全是光亮照耀，那种压力又再产生。我心知转移已开始，不是不知是我一个人，还是连小宝他们一起，心中又是焦急。

这一次，过程快得多，突然之间，身上一松，光亮也消失。

在强光消失，视线恢复的那一刹间，我只看到那块板就在我面前，有一只盒子正落向板上，和板碰在一起。两者正迅速变小，转眼之间，变得其小若尘，一眨眼间，就再也看不到了。

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蓝丝和温宝裕一起发出的叫声：“不见了，它不见了。”也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推开，白素出现在门口。

这时，我真有点手忙脚乱，因为那盒子一落到那块板上，就迅速变小，消失的过程，不但快到极点，而且也奇诡之至，造成很大的震撼，所以我只闻温、蓝二人之声，连他们在哪里也没有来得及看。

若不是白素一推开门，就叫了我一声，我也不知道来的是谁。

等到我听到了白素的叫声，视线移开了刚才那盒子消失之处，才看到了白素，也看到了温宝裕和蓝丝。他们两人紧靠在一起，一副劫后余生的模样，他们的目光，仍然停留在刚才那盒子的所在。

几乎在同时，我也看到了易琳，她也注视着那处，站定着，神情惘然。

白素急步走过来，我们握住了手，白素问：“怎么样？”我道：“我们全回来了。”这一点，其实是不用说的，人全在房间中了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得到。这时候，易父易母也冲了进来，大叫着，两个人一起把易琳拥在怀中，叫道：“阿女，你到哪里去了，吓死我们了。”我轻轻一拉白素，退了出来，蓝丝和温宝裕也走了出来，我先问：“沈万三的灵魂呢？”白素道：“不知道他附在那板上，现在，那板也不见了，他只怕也……走了……”温宝裕还不知道“沈万三的灵魂”是怎么一回事，大感兴趣，连连追问。

他需要了解的事甚多，白素走过去，对易琳说了几句话，易琳点头答应了，我们四人就告辞回家。

一路上，我已弄清楚，蓝丝的情形几乎和我一样。不同的是，他在一团光亮之中，和温宝裕相会，而光亮中传出的声音的对话，内容和我一样。

温宝裕的情形，略有不同。他是在房间之中，不住地思索易琳听到的呼唤是什么意思，变化突然而来，以后过程，也和我们一样。

我们都一致同意，经过了一个空间转移的过程之后，我们到了另一个空间，那个空间，就是那种蛙形外星生物所丰在的空间。

在那个特定的空间中，如果我们愿意，只要放得下原有的生命形式，就可以走上活路，不必再在必然的死路上走，走向死路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摆脱原有的生命形式。

不过，走上活路之后，是什么样的生命形式，我们一无所知。

温宝裕道：“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。”对于温宝裕的这一个问题，易琳给了很是肯定的回答。易琳是应白素告别时的邀请，很快和我们会合，来作讨论的。

易琳的回答是：“我们在那只盒子之中。”易琳的遭遇，和我们又有所不同，她偶然地听到了鬼魂的争吵，得到了那只盒子，又听到了不断要她走活路的召唤，终于令她心动，表示了一下愿意走活路的意愿，就经历了转移。

然后，是在光亮笼罩下的对话，她知道自己有了奇遇，而且，她思想比较单纯，一时间也没有想到“走活路”等于是改变生命形式，所以，表示了乐意接受。

那些蛙形生物，似乎很乐意助人“走活路”，但是也不勉强，要人我作考虑。他们给沈万三聚宝盆时，也曾请他一再考虑是不是真要富甲天下。由此可知，他们的作事方式，极尊重他人的意愿。

所以，易琳听到那声音道：“你再仔细想一想。”易琳回答：“让我知道在活路上是怎么一个情形，我才能想。”那声音道：“随心所欲，永无死亡，完全解脱，彻底自在。”当易琳叙述着，说出那十六个字时，我心中怦怦乱跳。若是有一种生命形式，到达了那十六个字的境界，那实在是无可再高了。地球人的生命形式，与之相比，当真是太不足道了。

我心中又想，若是我在那环境中，听到了这十六个字诱惑，只怕我会下定决心，改变生命方式。

易琳当时却对十六个字并没有像我这样的震撼，她毕竟年轻，未曾经历过忧患，也不会强烈地觉得自己的生命形式有什么不好，所以她又问道：“就此可得？”那声音道：“当然你要放下。”易琳问：“放下什么？”那声音道：“放下你现有的一切。”易琳默然，她想到了父母，想到了自己所有的一切，在外星人的眼中，像易琳这样一个平凡的地球女孩子，实在什么也不

拥有，只是在死路上蹒跚前进的可怜虫。在外星人的眼中，就算是地球上的帝王将相，富商巨贾，也不外是在死路上的可怜虫。但是，在易琳或任何地球人心目之中，任何人拥有的一切，就是一切，哪能说放下就放下。

所以易琳默然。

对方也极之善解人意，当时就发出了一阵叹息声：“算了，不放下，不能上活路，你还是回去吧！”易琳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，只是问：“我现在在哪里？”那声音道：“在宝盒中。”易琳大奇：“宝盒之小，我怎能

”那声音笑了起来：“现在，宝盒更小如微尘，然而你若能放得下，小若微尘和在宇宙，也就绝无分别，你放不下，却也难明。”易琳说到这里，神情迷惘：“我确然不明所以。”温宝裕道：“纳须弥于芥子！三千大千世界，原可以小若微尘，只看你心中如何想。”我长长吸了一口气：“不错，那十六个字，听来极其诱人，是生命的最高境界，但要你放下了才能得到，你放得下么。”温宝裕侧着头，认真地想了一会，才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放不下。”蓝丝吁了一口气，嗔道：“你若是连我也想放下，我才不饶你。”温宝裕又长叹一声，大有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之概。我和白素互望一眼，各自微笑，当然，那十六字虽然诱人，但我们也一样放不下。

既然放不下，活路对我们来说，也就只是遥远不可及的一条路。

普通人就当它不存在好了，让真正放得下的人去走吧。自有人类历史以来，不知道有几个人是走得进这十六个字所说的境界的。

我数不出。

你若知道，请告诉我。

（全文完）

